清代的人口變動

全漢昇　王業鍵

一

因爲統計資料缺乏，以及統計數字的可靠性很成問題，所以研究我國歷代的人口非常困難，清代也不能够例外。如果要求一國的人口統計可靠，首先必須有一套相當完善的人口登記或調查的制度，其次必須當政者認眞督率，切實推行。根據這兩個準則來看，清代的人口數字顯然很多都是值得令人懷疑的。

清初人口調查，是實行編審的方法，初定三年編審人丁一次，後改爲每五年一次。編審的目的是要用來作爲征收丁稅的依據。可是，人民因爲要逃避丁稅的負擔，便普遍的併戶減口，隱匿不報，因此有「一戶或有五六人止一人交納錢糧，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一二人交納錢糧」(註一)的現象，這是編審無法周知天下生民之數的最大因素。其次，編審大都限於土著，客戶人口沒有計入。第三，當時有很多特殊身份的人，如在政府做官或身隸營伍的人，以及地方上的士紳如舉、貢、監、生員等，按例可優免丁額，傭保奴隸也不列於丁。(註二)此外，政府對於邊境貧瘠地區，或遭遇災害的地方，有時免予編審，或停止編審。(註三)這些因素在在都足以影響到清初人口統計失實，過於偏低。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因爲發覺人口數字隱匿太多，康熙帝曾經下令以五十年（1711）丁額作爲常額，以後新增人丁稱爲「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註四)希望由此能够確知人口實數。但是編審人丁辦法，依然如故；而且康熙年間地方官除向百姓征收正額錢糧以外，加派私征，甚爲普遍，所以每逢編審的時候，人

(註一) 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九。

(註二) 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卷三〇，張玉書紀順治年間戶口數目。

(註三) 同註一；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五七，清厘丁役。

(註四) 同註一。

民唯恐差徭及身，不敢實報。結果人口大量隱匿的情形仍舊存在，以致康熙帝這一德政，並沒有產生多大的效果。據東華錄康熙卷八八及卷一〇八，康熙五十年(1711)人丁戶口爲二四、六二一、三二四，以後逐年或增或減，或無變動，至六十年（1721）突增，也不過二九、一四八、三五九。(註一)雍正時期（1723-35），由於將丁銀攤入地糧，丁冊失去財政上的作用，戶口編審因而廢弛。所以雍正十年(1732)人丁戶口數字反減爲二六、三六四、八五五。(註二)

可是，到了乾隆年間（1736-1795），情形便大爲改觀。乾隆帝在卽位後的第五年(1740)，卽飭令各省督、撫於每年十一月將各府、州、縣的戶口與穀數，具摺奏聞。他說：「政治之設施，實本於此（戶口與穀數）。……朕朝夕披覽，心知其數，則小民平日所以生養，及水旱凶饑，可以通籌熟計，而豫爲之備。」(註三)可見他對於戶口的重視。尤其重要的是，原來編審人丁的辦法，已漸爲保甲制度所代替。乾隆五年(1740)朝廷卽議定利用保甲查報戶口，次年全國人口便突增至一四三、四一一、五五九。(註四)其實這一數字的內容，和以前的人丁數字顯然有很大的差別。以前的數字大致只可以說是成丁男子(十六歲至六十歲)數，甚至只可以說是納稅單位的數目（Tax-paying units）；(註五)至於乾隆六年(1741)的戶口數字則註明「通共大小男婦」，意義上已包括全部人口，因此這一數字要比以前的數字更有意義、更有價值得多。不過在開始實行的時候，辦法並不怎樣週密，不免還有很多遺漏。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保甲制度又經過一番改進，其中主要規定紳衿之家與齊民一體編入戶口，各地客戶與土著一體編列，以便儘可能將全部人口納入保甲，於是當年人口達到一九〇、三四八、三二八。(註六)原來的編審辦法，一方面由於攤丁入地，以及滋生人丁，永不加

（註一）據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九，康熙五十年直省人丁數爲二四、六二一、三三四，六十年爲二七、三五五、四六二。

（註二）東華錄雍正卷二一。

（註三）東華續錄乾隆卷十二，乾隆五年十一月戊辰諭。

（註四）東華續錄乾隆卷十四。

（註五）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59, Chap. 2.

（註六）據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九。東華續錄乾隆二十二年沒有記載人口數字。

賦，丁冊已失去它最大的作用，他方面由於人口的調查已經有更完備的制度來代替，到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便明令廢除。(註一)這樣看來，自乾隆朝開始，尤其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後，因爲當政的皇帝注重戶口，以及調查人口的辦法經過重大的改革，所以官方的人口數字比以前來得可靠，也比較接近事實。(註二)

不過，自咸豐元年(1851)起發生太平天國革命，稍後又加上捻匪作亂，一連十餘年間，我國南北各省，處處遭遇兵燹之禍。此後直至清亡，內外多事。因此乾、嘉以來所確立的保甲制度多遭破壞，朝廷也沒有留意整頓戶口，各省逐年人口報告既多殘缺，各種調查和估計數字的可靠性也很成問題。

(註一)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五七，編審。

(註二) 例如，就四川省情形來看，筆者根據兩種方志所載戶口數字，編列爲下表。根據此表，乾隆初年以前，四川各地每戶平均只有一人，或不及一人，顯然令人難以置信。到了乾隆末年及嘉慶年間，每戶平均多在三人四人左右，和以前比較起來，當然更爲接近事實。

清代四川每戶平均人數

地區	時期	戶數	丁口數	每戶平均人數	資料來源
成都府	康熙六十年(1722)	120,076	34,416丁餘	0.29	楊芳燦等纂四川通志（嘉慶十五年刊本）卷六四。
重慶府	〃	111,854	14,592丁餘	0.13	〃
松茂道	乾隆元年(1736)	106,610	106,610丁	1	〃
川北道	〃	132,375	132,375丁	1	〃
巴縣	嘉慶元年(1796)以後，二十一年(1816)以前	75,743	218,779丁	2.9	〃(流寓戶口未計入)
江津縣	〃	47,551	199,115丁	4.2	〃
南溪縣	乾隆六十年(1795)	14,545	62,073丁	4.3	鍾朝煦等編南溪縣志（民國二十六年刊本）卷二食貨。
〃	嘉慶十五年(1810)	34,714	111,593丁	3.2	〃

根據以上的論述，本編對於清乾隆朝以前的戶口數字不予採信，(註一)對於乾隆朝以至道光末年的數字，認爲比較可靠，咸豐元年(1851)以後直到清亡(1911)的數字，則多少保持懷疑的態度。以下擬就清代的人口數字分別作時間的與空間的變動分析，並提出若干可能的解釋。

二

據何炳棣先生的研究，我國人口至十四世紀末(約當明朝初葉)當在六千五百萬以上，到一六〇〇年左右（明末萬曆中）約爲一億五千萬人。(註二)十七世紀中葉，適當明、清之際，由於戰爭及流寇的殘殺，人口死亡很多。清初人丁戶口數字，過於偏低，不能表示人口的眞象，已如前述。到乾隆六年(1741)，初次利用保甲編查戶口，當年人口即達一億四千三百餘萬。這一數字，仍不免有所遺漏(見前)。我們由此可以推知，至少在十八世紀上半葉，我國人口已經恢復到一六〇〇年左右的水準。

我國的人口數字，據東華續錄所載，乾隆二十七年(1762)已超出二億，到五十九年(1794)達三一三、二八一、七九五。(註三)又據戶部清冊，至道光三十年(1850)約近四億三千萬。(見附錄)可見我國人口自十八世紀四十年代至末葉約增加一倍有餘，自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中葉約增加三分之一。羅爾綱先生曾就乾隆（1736–95），嘉慶(1796–1820)、道光（1821–50）三朝人口加以研究，而算出每年平均人口增加率，計從乾隆六年至五十九年（1741–94）五十三年之間，每年平均增加率爲千分之一四·八五，自乾隆五十九年至道光三十年(1794–1850)五十六年之間，每年平均增加率減

(註一) 清初的人丁數字，一般均認爲只能代表戶數，因此在估計當日人口的時候，都將官方的數字乘以每戶平均人數。但每戶平均人數究竟多少，中外學者言人人殊。Edward H. Parker 認爲每戶平均六人，Jean J. Amiot 及陳長蘅認爲每戶五人，根岸佶謂應爲五·五人，William W. Rockhill 則以爲每家四人較爲適當，De Guignes 又以爲每戶僅有二人至三人。見王士達近代中國人口的估計（社會科學雜誌第一卷第三期、第四期，及第二卷第一期，北平，民國十九年九月、十二月，及民國二十年三月）及最近十年的中國人口估計（同上第二卷第二期，民國二十年六月）。筆者不願擅斷，現在略舉各家估計，以供讀者參考。

(註二) Ping-ti Ho, 前引書，頁二六四。

(註三) 東華續錄乾隆卷五六及卷一一九。

爲千分之五・六六。(註一)因此，就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的一個世紀左右的期間來看，我國人口增加率在前半世紀要遠比後半世紀爲迅速。自咸豐元年(1851)太平天國革命以後，各省人口報告殘缺不全，全國人口多出自估計，其中由調查而得的數字，究竟有多大的可靠性，也很令人懷疑。宣統二年(1910)民政部舉辦戶口調查，結果統計全國只有三四一、九一三、四九七人。(註二)同年郵政局調查數字，十八省人口爲四三八、四二五、〇〇〇。(註三)按全國計，前後兩種調查結果相差超過一億。民政部的調查，有很多遺漏，數字或失於偏低。但即使將郵政局的調查數字和六十年前的道光三十年(1850)比較，人口也沒有什麼增加。

筆者現在根據上列數字以及清代經濟演變的情況，將清代人口變動區分爲四個時期，分別予以討論。

(一)恢復時期：這個時期包括十七世紀下半，約近半個世紀的期間。我國自遭明末流寇李自成、張獻忠的破壞，南北各省，滿目瘡痍。如直隸、山東一帶，「極目荒涼」，「有一戶之中止存一、二人，十畝之田止種一、二畝者。」(註四)江南則「兵火彫殘，僅存焦土。」(註五)此外，「湖南、四川、兩廣新定地方，彌望千里，絕無人烟。……成都、重慶、敍州、馬湖各屬，人民僅存百十。」(註六)由此可以想見明末清初人口死亡及土地荒蕪的嚴重情況。滿清入關後，所接收的便是這種地廣人稀的國度。這時自然資源相對的多，人民謀生容易，只要和平秩序恢復，氣候正常，人口必然會很快繁殖起來。可是，順治年間（1644–61），因爲要肅清流寇和明朝的殘餘勢力，全國各地都或先或後的給戰雲籠罩着。而且「水旱南北同災，直省饑饉並報，……大兵、大旱、大水，並集一時。」(註七)在這種情況下，全國人口就是有所增加，增加的程度

(註一) 羅爾綱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人口壓迫問題，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八卷第一期，南京，民國三十八年一月。

(註二) 王士達清民政部戶口調查，社會科學雜誌第三卷第三期，北平，民國二十一年九月。

(註三) 見前引王士達最近十年的中國人口估計。

(註四) 東華錄順治卷三，順治元年十二月庚申；同書順治卷四，順治二年正月己丑。

(註五) 琴川居士輯皇清名臣奏議卷四，順治八年熊文舉謹述江省情形疏。

(註六) 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四，順治九年劉餘謨墾荒興屯疏。

(註七) 皇清名臣奏議卷四，順治九年王永吉請採羣議以濟時艱疏。

也一定是很輕微的。

康熙帝即位後，情勢大見改善。第一，全國已經大致安定。尤其是自二十一年(1682)平定三藩，二十二年(1683)降服臺灣以後，全國統一，本部戰爭停止。在飽經半個世紀的戰亂之後，中國重新邁入國史上稀有的太平時期。其次，像順治時期那種普遍而又嚴重的天災，不再發生。這時自然界對人民爲害最大的，是黃(河)、淮(河)之患。康熙帝對此特別重視，把河務列爲三大事之一，曾先後動國帑數千萬，修治河工，並親自南巡六次。(註一)他又任用靳輔治河，成績卓著。(註二)第三，積極鼓勵墾荒。滿清入據中國後，即力行勸墾，將「荒地無主者，分給流民及官兵屯種；有主者，令原主開墾；無力者，官給牛具籽種。」(註三)康熙帝時期更積極推行此一政策，四川、雲南、陝西、湖廣各省荒地，均着招民開墾。新墾田地，順治初定三年起科(納稅)，康熙時曾經放寬至十年起科。因此田地面積大增，順治九年(1652)全國民田約四百零三萬餘頃（包括田、地、山、蕩），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增達六百零七萬餘頃。(註四)第四，政府開支減少，人民負擔減輕。自順治至康熙初葉，天下未靖，國用不敷，兵餉十居其八。(註五)三藩之亂時，政府更不得不增添鹽課及其他雜稅。(註六)三藩亂定後，政府在財政上擺脫了這一耗天下財賦之半的包袱，支出大減，國帑和倉儲，立見充裕。(註七)同時康熙帝「躬行節儉，宮中用度，甚爲省約，計明朝一日之

(註一) 東華錄康熙卷四九，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上諭：「朕聽政以來，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爲三大事，夙夜廑念。」又參考同書康熙卷七九，康熙四十六年二月乙巳；同書康熙卷一〇八，康熙六十年九月甲午。

(註二) 東華錄康熙卷七九，康熙四十六年五月戊寅諭九卿等；鄭肇經中國水利史(民國二十八年，長沙)，頁六五至七三。

(註三)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六六。

(註四) 同上；清朝文獻通考卷二；東華錄順治卷十九。清代的田畝數字也很不可靠，何炳棣 (Ping-ti Ho) 前引書第六章有詳細的敍述，讀者可予參考。可是，清代登錄田畝的方法，却沒有像人口調查方法那樣經過重大的變革，大致前後一致。筆者引用這些數字，只在於表示耕地的相對增加程度。

(註五) 皇朝經世文編卷二九，張玉書紀順治年間錢糧數目；皇清名臣奏議卷十七，康熙六年蕭震請舉行籍田之典疏。

(註六) 東華錄康熙卷二一，康熙十七年三月壬午。

(註七) 魏源聖武記（道光丁未刋本）康熙戡定三藩記(上)：「天下財賦，半耗于三藩。」東華錄康熙卷三五，康熙二十四年三月辛巳諭大學士等：「今國帑充足。」同書康熙卷四八，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壬午，大學士等奏：「見今倉內儲米……足供三年給放。」

用，足供朕一月之需。」(註一)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度支，寬然有餘，康熙帝便進而蠲免天下錢糧，計自康熙元年（1662）至四十八年（1709），所免錢糧達萬萬兩有餘。(註二)在康熙帝這種除河患、勸開墾、恤民力的政策之下，再加上和平秩序的恢復，到了十七、八世紀之交，全國各地便不再是半世紀前的蕭條面目，而現出富庶的景象。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正月，康熙帝曾說：「朕兩次南巡，路經(山)東省，見民生豐裕。」(註三)同年十二月，他又說：「朕巡幸七省，畿輔、秦、晉，民俗豐裕，江、浙則較三十八年(1699)更勝。」(註四)根據這些記載，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當時人口一定恢復得很快。雖然我們沒有可靠的統計資料可資證明與比較，但是由於這些有利因素的存在，這一時期的人口增加率(尤其是三藩之亂以後)很可能要比十八世紀還來得快。而且，這些有利因素所形成的國民經濟之恢復與繁榮，不但促成此一時期人口的迅速恢復，更大大地影響到十八世紀長時期人口的迅速上升。

(二)人口迅速增長時期：這個時期約從十八世紀初葉開始，至十八世紀末葉爲止。如前所述，大約自十八世紀四十年代開始至十八世紀末葉，半世紀有餘的期間，人口約增加一倍，每年平均增加率爲千分之一四・八五。雖然據以推算人口增加率的乾隆六年（1741）的人口數字有些偏低，但是鑒於十八世紀上半，經濟、政治情況良好，如果我們以這一人口增加率來代表整個十八世紀的增長情形，大概是不會相差得很遠的。現在我們要問，在這一個世紀當中，我國人口爲什麼能够長時間繼續不斷地迅速上升呢？對於這個問題，筆者想從三方面來加以解釋：

第一，政治方面：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克服臺灣以後，直到嘉慶元年(1796)白蓮教倡亂以前，一百餘年間，中國本部大致可說沒有戰爭，而且君主英明，不但成爲清朝的黃金時代，就是在我國歷史上也是一個稀有的太平盛世。

第二，農業方面：田地面積繼續增加。雍正二年(1724)全國人民田地面積達六百八十三萬餘頃。乾隆三十一年(1766)增達七百四十一萬餘頃；如果連同屯田、官田合

(註一) 東華錄康熙卷八六，康熙四十九年十月戊子。

(註二) 東華錄康熙卷八四，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甲申。

(註三) 東華錄康熙卷七一，康熙四十二年正月辛未諭戶部。

(註四) 東華錄康熙卷七二，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庚寅。

計起來，將近八百萬頃，比較八十年前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約增加一百六十萬頃至一百七十萬頃(康熙二十四年，民田、屯田、官莊面積合計，約六百三四十萬頃)。(註一)這一增加率自然不如十七世紀下半的田地增加率那麼快，這也正是筆者所以認爲十七世紀下半人口增加率可能要比十八世紀來得快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除此以外，這個時期在農業方面還有一個足以使生產相當增加的因素，不可忽視。那便是農作物的改良與推廣。清代至乾隆中葉，除東北以外，全國優良土地的開墾，可說已經達到飽和狀態。例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上諭：「滇省山多田少，水陸可耕之地，俱經墾闢無餘。惟山麓、河濱，尙有曠土。」(註二)雲南素稱偏僻，尙且如此，他省可想而知。在人口與日俱增，沃地均已開闢，而生產技術又不能有所改進的情況之下，如何利用邊際土地，實爲朝野同感關切的問題。因此乾隆五年(1740)朝廷卽有山頭地角傍溪瀕湖之地，聽民開墾，免納賦稅的規定。到了三十一年(1766)，再申前令，以鼓勵闢地增產，因爲「多闢尺寸之地，卽多取升斗之儲。」(註三)但是傍山之地，缺乏水利灌溉，濱河之地，又容易遭受洪水的災害，作爲人民主要食糧的稻米，事實上不大容易種植。在這種情況下，某些作物的品種改良與推廣，正好彌補了這一缺陷。

大約在公元十世紀以前，我國稻穀從插秧至收穫約須一百五十天。至十世紀與十一世紀之交，宋眞宗派人自安南南方的占城（Champa）輸入新的稻米種子。因爲這些新的稻米種子耐旱而早熟，後來便漸次推廣於全國各地。成熟期最初須百日，後遞經改良，有些品種縮短爲六十日或五十日。到十八、九世紀，更培養出四十日以至三十日成熟的稻種。(註四)由於成熟期間的縮短，原來一年收穫一次的耕地，如果氣候適宜，一年便可收穫兩次。十八世紀初，江南一帶正在推廣這種年穫兩次的新品種。例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八月二十日蘇州織造李煦奏：「臣蒙賜穀之後，凡蘇州官紳人等，咸知御種穀子，一年可收兩次，無不歡欣羨慕。今臣煦既種有新穀，則此後凡

(註一) 清朝文獻通考卷三及卷四；小竹文夫清代の荒地開墾——耕地增加——に就きて，支那研究第二十四號，昭和五年十二月，上海。

(註二) 清朝文獻通考卷四。

(註三) 同上。

(註四) Ping-ti Ho, 前引書，頁一六九至一七四。

有求種者，俱可徧給。而江南地方，從前止一次秋收，今將變爲兩次成熟。」(註一)這種改良，對於南方稻米生產的增加自然會有很大的影響。同時，還有一種早熟而耐寒的「寒占城秈」或「晚占城」(Cold champa or winter champa) 出現，這種改良的稻種可遲至夏季洪水退去後下種，冬季收穫，因而有許多瀕河之地得以用於耕作。這對於稻米生產也很有貢獻。(註二)其次，小麥的種植當日也在各省沼澤傍河之地普遍推廣。例如，雍正十一年 (1733) 湖廣總督邁柱奏：「雍正四年以前，楚省種麥者尙少。自五年水潦之後，臣甫經到楚，勸民竭力種麥，次年收穫已畢，伏水方至，閭閻大得麥息之濟，從此種麥者多。……楚北湖地較多，……近年湖北百姓咸知麥熟在伏汛之前，卽遇大水，二麥先已登場，足食無憂。遂將素未種麥之湖地，遍處種麥。……向之廢棄湖地，今如膏腴之產，同收地利。」(註三)可見小麥推廣對於湖地利用的功效。

除米、麥以外，更爲重要的，便是新作物(玉蜀黍、甘薯、花生等)的推廣。這些作物都是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於十六世紀由美洲傳入我國的。(註四)玉蜀黍由海、陸兩路分別傳入福建及雲南。陸路的傳入可能比海路稍爲早些，最初在雲南種植，隨後漸及於貴州和四川；到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初，玉蜀黍在西南各省山區已被當作主要的一種食物。在東南沿海一帶，玉蜀黍雖然早就已經傳入，但一直不很普遍。十八世紀長江下游有人滿之患，東南稠密地區的移民便把它推廣到漢水流域，如陝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南部。乾隆五十一年(1786)，湖廣總督特成額的奏摺中就有

(註一)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文獻叢編 (民國) 二十六年第一輯，蘇州織造李煦奏謝賜御種稻子已分發督撫等佈種摺。

(註二) Ping-ti Ho, 前引書，頁一六九至一七四；Ping-ti Ho, "Early-ripen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cond Series, Vol. IX, No. 2, December 1956, London; 浙江通志 (民國二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刊本) 卷一〇四，物產四，頁一八五五；曾曾煜等編福州府志 (乾隆十九年刊本) 卷二十五，頁一。

(註三) 硃批諭旨第五十四册，雍正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湖廣總督邁柱奏。關於小麥在其他省份推廣情形，參考 Ping-ti Ho, 前引書，頁一八〇。

(註四) 見 Ping-ti Ho, "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Food Plants into Chin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57, No. 2, April 1955; Ping-ti Ho, 前引書，Chap. VIII. 本文有關自美洲傳入農作物及其後在中國推廣的情形，大致取材於何著。對於何先生此種有系統的研究，筆者深致感謝。

「湖北宜昌府屬之鶴峯州，……常平倉向貯包穀(卽玉蜀黍)……」的話。(註一)道光元年(1821)陝安兵備道嚴如煜說，陝南、楚北一帶，「食宜包穀、蕎豆、燕麥，……川、楚、粵、黔、安徽無業之民，僑寓其中，以數百萬計。」(註二)可見在十八九世紀之間，玉蜀黍在這一地區也成爲大衆的主要食物。不過在北方，玉蜀黍的大量生產還是最近一世紀的事。和玉蜀黍的情形一樣，甘薯（或稱番薯）也分別從海、陸兩路傳入我國。它容易在不能種植稻、麥的瘠地生長，抗旱，產量多，味甜美，因此在米糧不够的東南沿海(尤其是福建)，很快地成爲貧民的主要食物。明末徐光啓在農政全書卷二七中說：「今番藷撲地傳生，枝葉茂盛。……閩、廣人賴以救飢，其利甚大。」到十八世紀，朝廷與地方官員都積極鼓勵及教導各省人民種植甘薯。如乾隆五十年(1785)七月上諭：「據明興奏，陸燿於山東臬司任內，曾刻有甘薯錄一編，頗爲明切易曉，見飭多爲刊刻，頒行各府、州、縣，分發傳鈔，使皆知種薯之利，多爲栽種等語。所辦甚好。河南頻歲不登，小民艱食。……卽直省迤南各府，今年亦因雨澤愆期，收成歉薄。番薯旣可充食，兼能耐旱。……著卽鈔錄寄交劉峩、畢沅，令其照明興所辦，多爲刊布傳鈔，使民間共知其利，廣爲栽種，接濟民食，亦屬備荒之一法。」(註三)因此到了十八、九世紀之交，甘薯也成爲北方貧民的主要食物。此外，長江上游各省也從事推廣，四川更成爲甘薯的主要產地。至於花生，雖然也在十六世紀傳入我國東南沿海，但在一七〇〇年以前，在我國大部分地區中仍然不是一種普遍而便宜的食物。大致說來，花生的種植在南方各省要到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早期才普遍推廣，北方則遲至十九世紀下半才普遍起來。由於花生的栽種，各省原來廢棄的沙地獲得利用，花生也成爲一般人民的輔助食物。這樣看來，美洲農作物的輸入與在我國的推廣，使我國各省乾燥的坡地、山地和沙地成爲可以種植之地，大大地增加了各地的食物生產量，因而使十八世紀我國人口的迅速增加成爲可能。

第三，工商業方面：隨着和平的恢復與持續，以及人口的繁衍，我國在十八世紀，工商業也發達起來。在沿海方面，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開海禁後，「內外市

(註一) 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二四七，頁二六。

(註二)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二，嚴如煜規劃南巴棚民論。

(註三) 東華續錄乾隆卷一〇二，乾隆五十年七月庚辰。

舶，往來於江、浙、閩、越(疑爲粵)沿岸者，絡繹不絕。」(註一)自康熙二十四年至嘉慶九年(1804)，一百多年中，「關東豆、麥每年至上海者千餘萬石，而布、茶各南貨至山東、直隸、關東者，亦由沙船載而北行。……上海人往關東、天津，一歲三四至。」(註二)蘇州一地，一方面是「商賈通販要津」，他方面又是工業中心，其中光是染匠、踹布工匠，就有二萬餘人。(註三)沿長江流域，江、浙商販每年都到江西、湖廣甚至四川大量運米，交易頻繁；而漢口適當各省要衝，形成一繁盛的商業中心，在那裏除米船以外，「鹽商巨艘……尤不可以數計。」(註四)此外，當日漕糧的運輸，對於國內商業的發展也有促進的作用。因爲當時規定每隻糧船可携帶各地土產一百擔，頭舵水手人等也准帶二十六擔，統計各省七千隻糧船，約可携帶一百萬擔，所以「南北貨物多於糧船帶運，京師藉以利用，關稅藉以充足，而沿途居民藉此以爲生理者，亦復不少。」(註五)這就是說，貫穿南北的運河所經之地，也因漕船的來往，帶給人民很多的就業機會。

在礦業方面，例如僻處邊陲的雲南省，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盛開銅礦以後，礦產日益旺盛，到乾隆年間每年可出銅千餘萬觔，自京師以至各省鑄錢所需的銅幾乎都仰給於此。乾隆三十一年(1766)雲貴總督楊應琚奏，「滇省近年礦廠日開，砂丁人等聚集，每處不下數十萬人。」(註六)可見當時礦業之盛，養活人口之多。

再就國外貿易來說，十八世紀的我國更是一個黃金時代。東西海上通商始於十五、六世紀，最初爲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所掌握。到十六世紀末，荷蘭商人崛起。自十七世紀下半開始，英國商人成爲一重要角色，到十八世紀更執海上貿易的牛耳。這時西

(註一) 錢基博修訂清鑑（民國四十八年，臺北，啓明書局出版）卷九，嘉慶五年六月。

(註二) 包世臣中衢一勺卷上（吳安四種卷一），海運南漕議（嘉慶九年）。

(註三) 硃批諭旨第四二册，雍正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浙江總督李衞奏；同書第四八册，雍正元年四月初五日蘇州織造胡鳳翬奏。

(註四) 硃批諭旨第六册，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福建巡撫毛文銓奏；同書第四十册，雍正四年六月初一日浙江巡撫李衞奏；同書第五四册，雍正十年二月二十四日湖廣總督邁柱奏；同書同册，雍正十二年七月初八日邁柱奏。

(註五) 硃批諭旨第三五册，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江西巡撫謝旻奏。

(註六) 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七。

方對我國的茶和絲很感興趣，需要日增，因此這兩種貨品大量輸出。茶的出口，乾隆六年(1741)在廣州的出口數量爲三七、七四五擔，乾隆十五年(1750)增至七〇、八四二擔，乾隆四十一年(1776)增至一六三、四六九擔，嘉慶四年(1799)更達二一五、八六五擔。(註一)絲在廣州的出口量，乾隆時期每年自二十萬餘斤至三十二三萬斤不等，統計外人「所買絲貨，一歲之中，價值七八十萬兩，或百餘萬兩。至少之年，亦買價至三十餘萬兩之多。」(註二)在另外一方面，西方各國却不能提供爲我國大衆所需要的物品，於是只好對我國輸送大量白銀，以爲抵償。例如，當時與我國貿易居首要地位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一七〇八年至一七五七年間輸往我國的白銀將近六百五十萬鎊，在一七七六年至一七九一年間，僅把有銀數記載的七年的數量相加，總數便達三百六十七萬鎊以上。(註三)無疑地，大量的出超會刺激一國的生產與就業，再加上白銀大量內流的結果，貨幣流通量增加，物價上升，(註四)更促進國內工商業的繁榮，因而也維持了大量人口的生活。

(三)人口增加緩和時期：這個時期約始於十八世紀末葉，而終於十九世紀中葉，即約從一七九四年起，至一八五〇年止。在這五十餘年的時間內，中國人口增加率已經從前一時期的千分之一四·八五減低到千分之五·六六。這個時期新作物（玉蜀黍、甘薯、花生等）的推廣，成績仍有可觀，所以能够支持大量的人口。大致說來，到十九世紀上半，甘薯在閩、粵和北方各省，玉蜀黍在長江上游和西南各省，都已經成爲民間的主要食物。(見前)其次，這個時期主要出口產品繼續擴張。茲將自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三三年間廣州每年平均出口茶、絲數量列表於下：

(註一) 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1926, Vol. I, pp. 282, 292, Vol. II, pp. 12, 322.

(註二) 史料旬刊第十五期，李侍堯奏請將本年洋商已買絲貨准其出口摺（乾隆二十四年）。

(註三) 見全漢昇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民國四十六年五月，臺北。原資料取自 Bal Krishna, *Commercial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England 1601-1757*, London, 1924, pp. 208-209, 及 Sir George Staunton,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A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London, 1797, Vol. II, p. 625.

(註四) 見前引全漢昇美洲白銀與十八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一文。

表一　廣州每年平均出口茶、絲數量 (1800-1833)

年度	茶 (擔)	絲 (擔)
1800-04	284,424	1,187
1805-09	234,249	1,258
1810-14	260,913	1,933
1815-19	296,478	1,956
1820-24	305,389	4,361
1825-29	343,171	5,971
1830-33	328,890	8,082

資料來源：H. B. 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Oxford, 1926, Vols. II, III & VI. (註一)

由上表可見，茶在廣州的出口量，從一八〇〇年代早期的二十八萬四千餘擔，增加到一八二〇年代後期的三十四萬三千餘擔，不過一八三〇年代早期略見減少。在同一時期，絲在廣州的出口量則從一千一百餘擔，增加到八千擔以上。自南京條約訂立後，上海開埠通商，絲的出口更迅速增加，在一八五〇年約達一六、〇〇〇擔。(註二)除茶、絲以外，南京棉布 (Nankeens) 的出口也很可觀。據 H. B. Morse 記載，從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三三年的十七年中，自廣州輸出的南京棉布共達一千九百餘萬疋，值銀一千三百餘萬元，平均每年輸出量爲一百十餘萬疋，輸出值爲銀七十八萬元左右。(註三)這些物品生產及出口的擴充，使得我國東南沿海各省越來越增加的人口有一部分可得到就業或謀生的機會。

不過，這個時期的中國，政治、經濟情況已經遠不如十八世紀了。首先，就維持人口最重要的田地面積來說，乾隆中葉已經接近飽和點，除東北以外，其他各省增加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嘉慶十七年(1812)全國田地面積(包括民田、屯田、學田等)只有七百九十一萬餘頃，和四十六年前的乾隆三十一年(1766)比較起來，約略相同。到咸

(註一)　見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一九五五，頁十六。

(註二)　C. F. Remer,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1926, Shanghai, p. 28.

(註三)　見全漢昇雅片戰爭前江蘇的棉紡織業，清華學報 (民國四十七年九月，臺北) 新一卷第三期。

豐元年(1851)，田地面積（包括民田及一部分官田）也不過七百七十一萬餘頃，(註一)如果連同屯田合計，恐怕也不會比八百萬頃超出很多。在一個以農業爲主的社會中，生產技術既然沒有什麼改進，田地面積也沒有多大擴張，再加上人口對於土地的壓力已經相當嚴重，(註二)人口增加的速率當然要大爲減低。其次，在這個時期中，我國在國際貿易方面也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變化。如前所述，我國在十八世紀每年都有大量的出超，因此白銀不斷流入。但是到了十九世紀，英商開始大量向我國輸送鴉片，走私進口。有如英國人對我國茶的愛好一樣，我國民間吸食鴉片的風氣漸漸普遍起來，鴉片的進口也就越來越大，接着白銀外流越來越多。因此，進入十九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後，我國在國際貿易上的地位便由順差(Favorable balance)一變而爲逆差 (Unfavorable balance)。鴉片的進口在一八二〇年以前每年多在五千箱以下，此後却急劇增加，一八二四至二五年的一年間達一二、四三四箱，一八三二至三三年的一年間達二一、九八五箱，一八三五至三六年的一年間超過三萬箱，一八三八至三九年的一年間更超出四萬箱。(註三)因此而外流的白銀，據道光十八年 (1838) 鴻臚寺卿黃爵滋奏：「(廣州一帶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 (1823-31) 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十一年至十四年(1831-34)，歲漏銀二千餘萬兩；十四年至今(1834-38)，漸漏至三千餘萬兩。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餘萬兩。」(註四)這樣一來，我國產品出口價值不足支應，自一八二七年起逆差出現，出入相抵之後，每年自廣州外流白銀淨額約自一二百萬至三四百萬兩。(註五)白銀大量外流的結果，國內銀價高漲。當時我國社會銀、錢並用，小額交易多用錢，而納稅則規定用銀。在這種情況下，一般

(註一) 咸豐元年戶部則例卷五，頁一至五。原資料未見，茲引自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一九五七年，頁六〇至六一。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中葉的一世紀間，由於自美洲傳入的農作物的普遍推廣，我國的種植面積自然有所擴張；但是所增加的種植面積都是那些邊際土地。對於這些邊際土地的利用，乾隆五年曾有山頭地角傍溪瀕湖之地聽民開墾，免納賦稅的諭旨，因此地方官大都不予造報，以致官方統計的全國田地面積在此一世紀間沒有什麼增加。不過無論如何，利用這種山頭地角以及溪湖旁邊的土地所能增加的面積總是很有限的。

(註二) 據羅爾綱前引文，估計維持最低生活，我國平均每人須農田三畝，但在嘉慶十七年(1812)，我國每人平均只有二·一九畝。可見十九世紀初，我國人口問題已很嚴重。

(註三) M. Greenberg, *Briit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00-42*, Cambridge, 1951, p. 221.

(註四) 東華續錄道光卷三七，道光十八年閏四月辛巳鴻臚寺卿黃爵滋奏。

(註五) 見嚴中平前引書，頁三三，廣州白銀流出入統計表。其中材料主要取自 H. B. Morse 前引書，卷二至卷四。

人民生活便要遭受到重大的打擊。例如，直隸的寧津縣大柳鎮一地，在一八〇〇年前後，銀、錢比價還只是銀一兩合銅錢一千文左右，到一八三五年漲至一、四二〇文，一八四五年漲至二、〇二四文，一八五〇年更漲至二、二三〇・三文。(註一)這就是說，在半個世紀的期間中，和上漲的銀價比較起來，銅錢的價值下跌一半以上。然而以銅錢計算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品的價格並沒有跟着銀價上升，如果我們以一八二一年爲基期，到了一八五〇年，前述大柳鎮的銀、錢比價指數已達一七六・一，而當地農產品零售物價指數僅一一二・二，手工業品零售物價指數僅一二〇・七。(註二)因此，當人民以銅錢易銀來繳納賦稅的時候，他們的負擔便要大大地加重。賦稅負擔加重以後，人民維持家庭生活的力量便要減低，人口的繁衍自要受到相當大的影響。何況人民對政府的負擔加重的結果，自己所能支配的所得就要減少，其購買力就要減低，接着社會工商業就要收縮，人民就業量也就跟着減少。因此，人民謀生既然感到困難，人口的增加自然要遭遇到很大的阻力。

除了田地面積有限和國際貿易逆轉的影響以外，這個時期更有積極限制人口的因素，那便是戰爭與水患。我國社會步入十九世紀後，前世紀的昇平氣象已經煙消雲散。從乾隆六十年(1795)貴州苗民叛亂開始，一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洪秀全起事金田村止，變亂此起彼伏，幾無寧日。其中最爲嚴重的是嘉慶元年(1796)發生的白蓮教之亂，蔓延地區及於湖北、四川、陝西、河南、甘肅等五省，用兵九載，費餉近二萬萬兩，才告肅清。這一役殺死亂民數十萬，而官兵鄉勇的傷亡，和五省人民遭難的，尤不可以數計。(註三)戰禍以外，嘉、道年間又復水患頻仍。黃、運兩河自乾隆中葉以後，已漸不如前。自十九世紀開始，一八〇一年運河決，一八〇三年黃河溢，一八〇八年運河溢，一八一九年黃河北岸河決，一八二二年黃河又決，一八二四年黃河泛濫，一八四一年黃河漫溢，一八四四年黃河堵口復決。還有，直隸的永定河也時常泛濫，見於記載的有一八〇一年，一八〇五年，一八一〇年，一八一九年，一八二三年，一八三四年，及一八四四年。(註四)直隸是京師所在的省份，水利已經這樣失修，

(註一) 嚴中平前引書，頁三七。
(註二) 同書，頁三八。
(註三) 魏源前引書卷十，頁三九；清史稿食貨志六；清鑑卷九。
(註四) 陳高傭編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民國二十八年，上海）卷九；鄭肇經前引書，頁六至九一；清史稿災異志一。

他省可想而知。長江中游的湖北省，由於漢水上游廣泛伐林和栽種玉蜀黍的結果，泥沙淤墊，到十九世紀也是災情遞見，尤其道光年間，幾乎「無一年不報漫潰。」(註一)據何炳棣先生統計，漢水的泛濫次數，自一七九六年至一八二〇年爲六次，自一八二一年至一八五〇年更達十六次之多。(註二)換句話說，在這五十餘年的期間中，漢水約平均二年半就要泛濫一次；如果以這個期間的最後三十年來計算，則平均不到二年湖北便要遭一次水患。由此可見，在十九世紀上半，我國南北各省幾乎都頻遭水災。水災發生，人民的生命財產便要遭受損失，農業生產更要遭受破壞。在這種情況之下，人口自然無法迅速增加。

(四)停滯時期：這個時期約自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到一九一一年清亡爲止。如前所述，這六十年中我國人口實無增加可言。就整個期間來說，人口增加率如果不是負數，也當接近於零。因爲到了十九世紀上半，我國本部田地已經很少擴充的餘地，同時農作物的改良與推廣，又漸成强弩之末，人口的壓力愈來愈嚴重，於是一步入五十年代，馬爾薩斯 (T. Malthus) 所說的積極的限制 (Positive checks) 便如狂風驟雨般幾乎掃遍了中國大陸。其中最爲狂烈的風暴，當然要算太平天國革命。太平天國自道光三十年 (1850) 洪秀全起事於金田村，至同治三年 (1864) 滅亡爲止，前後歷時十五年，兵烽遍及本部十六省，所至殘破，多少繁華城市，都變成一片焦土，因此而死亡的人口，據比較保守的估計也不下二千萬。(見後)其次有捻匪之亂，咸豐三年 (1853) 起於山東，隨後與太平軍或分或合，竄擾淮、黃流域各地，其聲勢雖遠不如太平軍，而所過地方擄掠殺戮則無遜色，直到同治七年 (1868) 才告平定。復次有西北和雲南的回亂。前者起於同治元年(1862)，戰禍蔓延陝、甘、新三省，至光緒五年(1879)底定；光緒二十年 (1894) 甘肅回民又作亂，旋卽平定。後者起於咸豐五年(1855)，回民杜文秀倡亂，佔領大理府城，大殺漢人；隨後戰事擴大至四川及貴州，至同治十二年(1873)才全部肅清。內亂之外，天災又復頻仍。最嚴重的一次是光緒三年 (1877-78) 山西、陝西、河南一帶的旱災，「赤地千里，饑民洶洶。」每日餓斃不止

(註一) 林則徐林文忠公政書乙集，湖廣奏稿二，籌防襄河隄工摺。

(註二) Ping-ti Ho, 前引書，頁二三〇。

千人，慘象爲二百年來所僅見。(註一)其次爲光緒十三、四年 (1887–88) 的黃河大決，河南全省幾乎都受其害，甚至波及安徽。(註二)此外，光緒十六年至二十年 (1890–94) 直隸一帶又一再被水成災。其他各地大小災害，在清末眞是書不勝書。當日這些災禍所造成的人口死亡，都大得十分驚人。現在讓我們把兩位外人的估計介紹於後：一位是對於我國人口頗有研究的美國公使洛克希爾 (W. W. Rockhill)；一位是久居我國且手創嶺南大學的哈柏 (A. P. Happer)。

表二　洛克希爾的估計(註三)

年　別	減少人口的原因	死亡人數
1854–64	太平天國之亂	20,000,000
1861–78	回亂	1,000,000
1877–78	饑饉	9,500,000
1888	黃河決口	2,000,000
1892–94	饑饉	1,000,000
1894–95	回亂	225,000
總　計		33,725,000

表三　哈柏的估計(註四)

減少人口的原因	1880年估計的死亡人數	1883年估計的死亡人數
太平天國之役	40,000,000	50,000,000
回民的變亂	8,000,000	16,000,000
災荒	13,000,000	17,000,000
總　計	61,000,000	83,000,000

在這些相差得很懸殊的估計中，我們即使依照較低的估計數字來說，十九世紀下半我國死亡人數也不下三、四千萬。因此，即使把其他因素——如田地面積的有限，人民負擔的加重，列强政治、經濟侵略對我國民生的打擊等——置而不顧，上列這些殘酷實事的也足够使我們明瞭這個期間人口之所以停滯不前了。

三

清代人口在時間上的變遷情況既如前述，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個朝代中我國人口在空間上曾經發生什麼變動。爲着說明的方便起見，今先將清代各省人口變動狀況列

(註一)　清史稿列傳二三五，饒應祺傳；東華續錄光緒卷十九，光緒三年十二月丙戌閻敬銘、曾國荃奏；葛士濬輯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三二，閻敬銘遵陳川陝差徭苦累亟宜變通恤農疏。

(註二)　東華續錄光緒卷八四，光緒十三年八月戊戌；同書光緒卷八五，光緒十三年九月庚辰；同書光緒卷八六，光緒十三年十月甲辰。

(註三)　見前引王士達近代中國人口的估計一文。

(註四)　同上。

表於後，並選擇變動特別顯著的幾個地區加以繪圖表示。

表四　清代各省的人口變動

人口指數基期：176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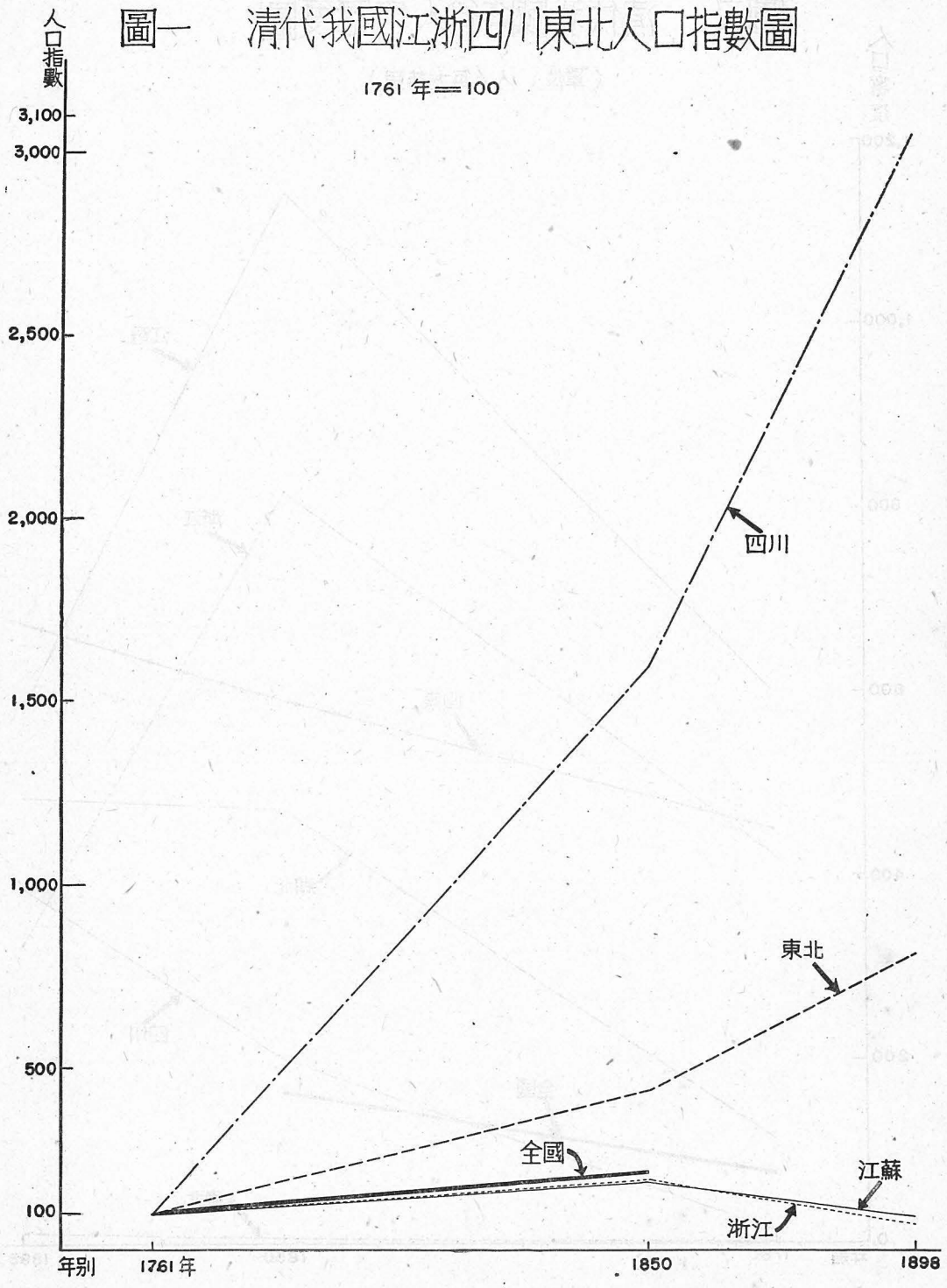
區域	面積（方英里）	1761（乾隆二十六年） 人口	密度（每方英里）	佔全人口百分比（%）	指數	1850（道光三十年） 人口	密度（每方英里）	佔全人口百分比（%）	指數	1898（光緒二十四年） 人口	密度（每方英里）	指數
直隸	115,800	15,222,940	131.46	7.68	100	23,401,000	202.04	5.44	154	?	?	?
山東	55,970	25,180,734	449.90	12.70	100	33,127,000	591.87	7.71	132	37,789,000	675.17	150
山西	81,830	9,768,189	119.37	4.93	100	15,131,000	184.91	3.52	155	11,531,000	140.91	118
河南	67,940	16,332,507	240.40	8.24	100	23,927,000	352.18	5.57	147	22,123,000	325.63	135
江蘇	38,600	23,161,049	600.03	11.68	100	44,155,000	1,143.91	10.27	191	22,390,000	580.05	97
安徽	54,810	22,761,030	415.27	11.48	100	37,611,000	686.21	8.75	165	?	?	?
江西	69,480	11,006,640	158.41	5.55	100	24,515,000	352.84	5.70	223	24,617,000	354.30	224
福建	46,320	8,063,671	174.09	4.07	100	19,987,000	431.50	4.65	248	26,833,000※	579.30	333
浙江	36,670	15,429,690	420.77	7.78	100	30,027,000	818.84	6.98	195	11,900,000	324.52	77
湖北	71,410	8,080,603	113.16	4.08	100	33,738,000	472.45	7.85	417	34,716,000	486.15	430
湖南	83,380	8,829,320	105.89	4.45	100	20,614,000	247.23	4.79	233	21,174,000	253.95	240
陝西	75,270	7,287,443	96.82	3.68	100	12,107,000	160.85	2.82	166	8,592,000	114.15	118
甘肅	125,450	7,412,014	59.08	3.74	100	15,437,000	123.05	3.59	208	?	?	?
四川	218,480	2,782,976	12.74	1.40	100	44,164,000	202.14	10.27	1,587	84,749,000	387.90	3,045
廣東	99,970	6,797,597	68.00	3.43	100	28,182,000	281.90	6.55	415	29,900,000	299.09	440
廣西	77,200	3,947,414	51.13	1.99	100	7,827,000	101.39	1.82	198	?	?	?
雲南	146,680	2,078,802	14.17	1.05	100	7,376,000	50.29	1.72	355	?	?	?
貴州	67,160	3,402,722	50.67	1.72	100	5,434,000	80.91	1.26	160	4,859,000	72.35	143
東北	429,000	668,852*	1.56	0.34	100	2,898,000*	6.76	0.68	433	5,422,000*	12.64	811
新疆	633,800	—	—	—	—	274,000	0.43	0.06	?	?	?	?
合計	2,595,200	198,214,553	76.38	100	100	429,932,000	165.66	100	217	?	?	?

資料來源：中國本部十八省面積據光緒清政府公布，茲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人口壓迫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八卷第一期）表二；東北及新疆面積據楊文洵等著中國地理新誌（民國二十九年，昆明），頁八至九。一七六一年人口數字，據說是傳教士 Allerstein 向歐洲介紹的中國民數，茲引自王士達近代中國人口的估計(上)(社會科學雜誌第一卷第三期)。按東華續錄乾隆卷五四，乾隆二十六年(1761)所載民數爲一九八、二一四、五五五人，而 Allerstein 介紹之數與此僅相差二人，甚爲可信。一八五〇年及一八九八年人口數字，見附錄。

附註：※ 福建省一八九八年數字缺，今以一八九七年數字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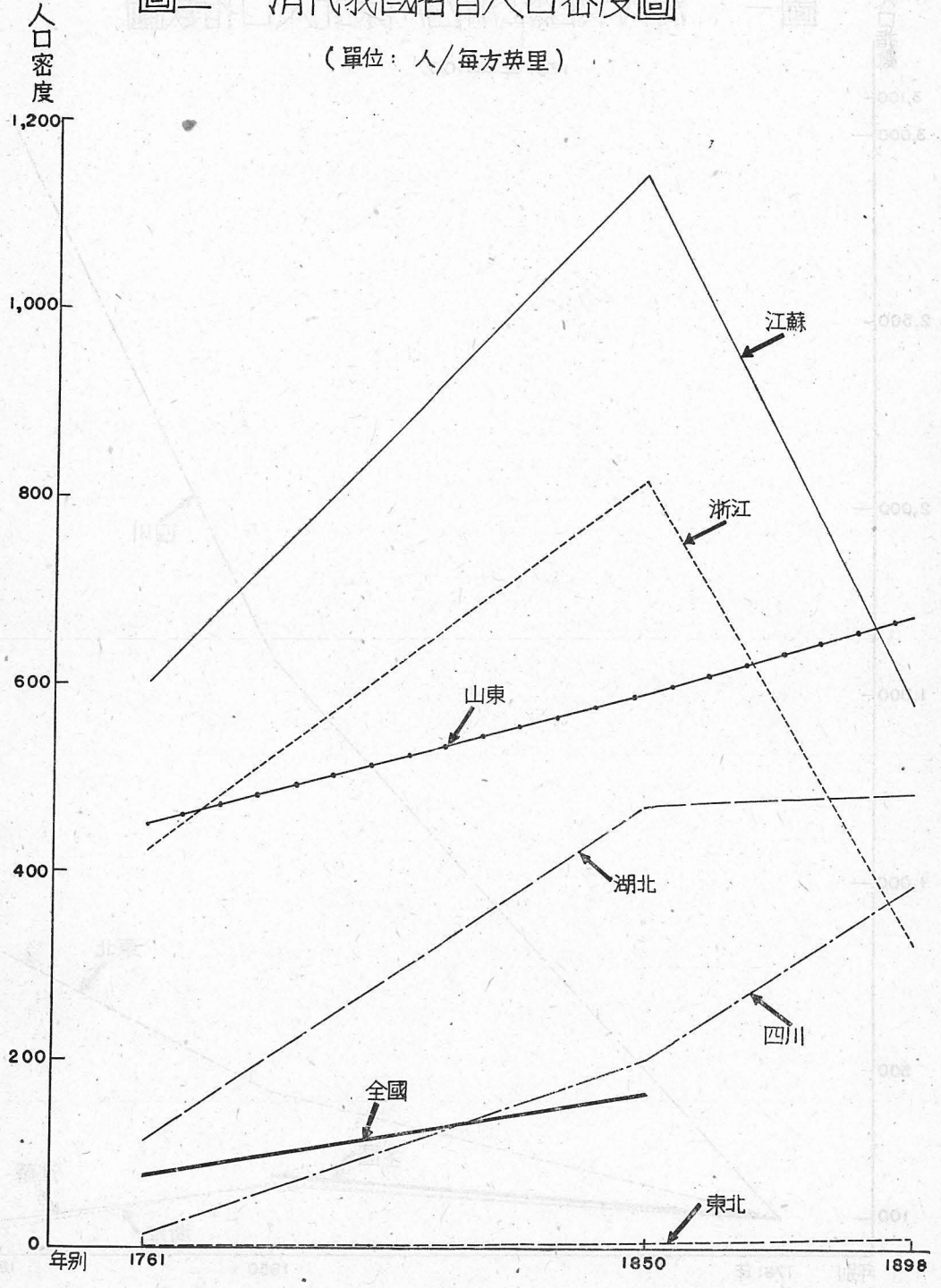
* 一七六一年數字僅包括奉天。當時東北除奉天以外，其他地區人口更稀。按清朝文獻通考卷十九，乾隆四十一年(1776)吉林人口始見記載，當年人口只有七四、六三一人。一八五〇年及一八九八年數字則爲奉天及吉林之和。又一八九八年吉林數字缺，今以一八九七年數字代表。

圖一　清代我國江浙四川東北人口指數圖



圖二　清代我國各省人口密度圖

（單位：人／每方英里）



我們就表四及圖一、圖二仔細觀察，便可以發現清代我國各省人口變動有幾個特點：

第一，我們以一八五〇年作爲一個分界點來觀察，可見中國各省人口在一八五〇年以前普遍增加。一八五〇年以後至十九世紀末，有些省份人口大減，如長江下游的江、浙兩省，其次如黃河流域的晉、陝兩省；有些省份大致停滯，如長江中游的湘、鄂、贛三省；有些仍繼續增加，如四川、東北以及閩、粵等省。這種現象可以給我們前面所述的清代人口變動分期以一個印證。換句話說，我國人口在一八五〇年以前逐漸增加，自一八五〇年至清末，就全國看來，大致接近於停滯狀態。

第二，江、浙地區的人口，在十九世紀中葉達到顚峯狀態。一八五〇年江蘇省人口密度爲每方英里一、一四三・九一人，爲全國之冠；人口總數達四千四百餘萬，與四川約略相等，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一〇・二七，也與四川同居全國首位，可是四川的土地面積却爲江蘇的五倍半以上。浙江省面積狹小，一八五〇年人口密度爲每方英里八一八・八四人，僅次於江蘇，而居全國第二位。但是到一八九八年江蘇只有人口二千二百餘萬，約較四十八年前減少一半。如果把一七六一年人口數做基期，江蘇的人口指數在一八五〇年爲一九一，但到了一八九八年只有九七。換句話說，清末的江蘇人口反不如乾隆時期那麼多。浙江省在一七六一年人口約一千五百餘萬，一八五〇年超出三千萬，但在一八九八年只有一千一百九十萬。如果同樣以一七六一年爲基期，浙江的人口指數在一八五〇年爲一九五，但到了一八九八年却下降爲七七，可見清末浙江人口約較一百餘年前的乾隆時期將近減少四分之一。

十九世紀後半江、浙人口之所以銳減，當然主要由於遭受太平天國革命破壞的緣故。太平天國之亂，長江下游各省受害最烈。我們只要看看當時人士的見聞便可明瞭。例如馮桂芬墾荒議說：「蘇、杭陷，人民死者殆以千萬計矣。……聞皖北三河、運漕一帶有百里無人煙者，江南宜興有十里無人煙者，他郡縣有差。」(註一)又如李鴻章裁減蘇松太糧賦浮額摺說：「自粵逆竄陷蘇、常，焚燒殺掠之慘，遠接宋建炎四年庚戌金阿朮故事，蓋七百有三十年無此大刼。臣鴻章親歷新復各州、縣，向時著名市

(註一) 宋澄之等編皇朝掌故彙編（清光緒二十八年刊本）內編卷十一。

鎮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躪尤甚。……連阡累陌，一片荆榛。…雖窮鄉僻壤，亦復人煙寥落。」(註一)又如左宗棠遞陳浙省殘黎困敝情形片說：「浙江此次之變，人物彫耗，田土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註二)江、浙地區在受到這樣慘重的戰爭破壞以後，直到一八九八年，雖然太平天國已經平定了三十餘年，却仍然無法恢復昔日的繁盛景況。

第三，在清代二百餘年間，四川人口急速增加。一七六一年四川人口不過二百七十八萬餘人，僅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一・四；到一八五〇年增達四千四百一十六萬餘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一〇・二七。在不及一百年的時間中，無論就絕對數，或在全國人口比重中，四川人口均躍居全國首位。其後至一八九八年，增達八千四百七十四萬餘人，其他各省更不能望其項背。如果以一七六一年數字爲基期，四川人口指數在一八五〇年上升至一、五八七，一八九八年更升至三、〇四五，足見四川人口增加的迅速。雖然清末四川事實上是否有這麼多的人口，很使人懷疑，(註三)但該省人口在清末居各省的首位，當不成問題。四川人口所以增加得這樣迅速，主要由於外省的大量移民。

外省移民入川的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四川地廣人稀，土地資源相對的豐富。四川昔稱天府之國，民殷物盛，可是自遭明末流寇張獻忠的屠殺，幾致民無孑遺，所以清初幾成一片眞空地帶。我們看表四，乾隆二十六年（1761）四川人口密度每方英里只有一二・七四人，爲中國本部十八省人口最稀少的省份。這時的中國社會已經承平日久，四川人口尚且這樣稀少，乾隆以前可想而知。四川既然地廣人稀，加以土地肥沃，謀生容易，人口較稠密省份的平民自然會紛紛移入；尤其當外省歉收，食糧不足的時候，移民更要加多。例如，雍正六年(1728)二月上諭：「上年聞湖廣、廣東、江

(註一) 吳汝綸編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同治二年五月十一日裁減蘇松太糧賦浮額摺。

(註二) 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同治二年二月初四日遞陳浙省殘黎困敝情形片。

(註三) 戶部清册所載的清末四川人口數字，很多人都認爲過高。如 Wagner 及 Supan 估計該省一八九〇年的人口約四千五百餘萬；日人根岸佶估計清末該省人口約四千萬；Rockhill 估計一九一〇年該省人口五千四百五十萬餘；宣統二年(1910)民政部戶口調查，四川人口也只有五千二百餘萬。見前引王士達近代中國人口的估計及清民政部戶口調查兩文。

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貴，相率而遷移四川者不下數萬人。」(註一)足見移民數量之多。

其次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政府的鼓勵：(1) 撥給荒地，聽民墾種，並給予經營資本。順治十年 (1653) 規定，「四川荒地，官給牛、種，聽兵、民開墾，酌量補還價值。」康熙二十九年(1690)規定，「凡流寓願墾荒居住者，將地畝給爲永業。」雍正六年(1728)規定，「各省入川民人，每戶酌給水田三十畝或旱田五十畝。若其子弟及兄弟之子成丁者，每丁水田增十五畝或旱地增二十五畝。實在老少丁多不能養贍者，臨時酌增。」(註二)(2)放寬免賦年限。康熙十年(1671)議定招民開墾之例，以五年起科。雍正九年(1731)規定，四川荒田墾種六年起科，荒地墾種十年起科。(註三)(3) 獎勵招墾得力官員。康熙十年 (1671) 定四川墾荒升用例，規定「如該省現任文武各官招徠流民三百名以上，按插得所，墾荒成熟者，不論俸滿卽升。其各省候選州同、州判、縣丞及舉、貢、監、生有力招民者，授以署縣職銜，係開墾起科，實授本縣知縣。」(註四)(4)其他優待。康熙二十九年 (1690) 定入籍四川例，「凡他省民人在川墾荒居住者，准其子弟入籍考試。」(註五)

在四川天然條件的吸引，以及政府政策的鼓勵之下，外省人民便不斷地大量移入，其中尤以陝西、湖廣人民爲多。例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李先復奏稱：「近有楚省寶慶、武岡、沔陽等處人民，……携家入蜀者不下數十萬人。」(註六)又雍正五年(1727)四川巡撫憲德奏：「臣……入川由夔、順二府以抵成都，見沿途居民，原係本籍者不過十之二三，其餘十有六七，非秦卽楚。」(註七)所以自從清初以來四川卽成爲國內移民的最大容納地，這種趨勢至少歷經兩個世紀 (1650–1850) 而繼續未已。不過太平天國革命以後，長江下游人口銳減，那裏的水利及土地生產力能够給人民提供更

(註一) 上諭內閣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上諭。

(註二) 楊芳燦等輯四川通志 (嘉慶二十一年刊本) 卷六二。

(註三) 清朝文獻通考卷二；四川通志卷六二。

(註四) 清朝文獻通考卷二。

(註五) 四川通志卷六四。

(註六) 同上。

(註七) 硃批諭旨第三十四册，雍正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四川巡撫憲德奏。

優的謀生環境，因此四川便失去了原有的容納移民的領導地位。(註一)

第四，除了四川以外，在清代人口增加速率最快的便要算東北了。如表四所示，乾隆二十六年（1761）東北只有六七十萬人，道光三十年（1850）增至將近二百九十萬人，光緒二十四年（1898）更增至五百四十二萬餘人。以指數計（1761＝100），一八五〇年爲四三三，一八九八年爲八一一。又據英國駐牛莊領事荷西(Sir Alexander Hosie)估計，一九〇四年東北人口約一千七百萬人。一九〇七年，據官方調查統計，東北將近有一千五百萬人。(註二)我們即使依照官方的統計，到一九〇七年東北的人口指數上升達二、二四三。可見清代東北人口的增加，絕對數量雖然遠不如四川，增加速率則可與四川相頡頏。尤其是在清末，東北人口增加的迅速，更非四川或國內其他地區所可比擬。和四川比較起來，東北地廣人稀，土壤肥沃，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成爲北方感受人口壓迫各省人民移殖的好目標。尤其是山東、直隸兩省的過剩人口，他們長時期不斷地往東北移殖，或從山海關出口，或渡海至遼東半島。不過在政府政策方面，清廷對於東北却與四川迥然不同，因而也影響到東北的移民與開發。

東北爲清室的發祥地，其中奉天一帶在明、清之際也遭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順治十年(1653)，「定例遼東招民開墾，至百名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六十名以上，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總；五十名以上，文授縣丞主簿，武授百總。招民數多者，每百名加一級。所招民每名給月糧一斗，每地一晌給種六升，每百名給牛二十隻。」(註三)這種鼓勵移民的政策，雖然一時不見得能够收到多大的效果（因爲當時其他各省也地多人少），但如果一直實行下去，到清末東北人口可能不下於四川。可惜到康熙七年(1668)這一招墾條例就被廢除。(註四)此後清廷對東北改採封禁政策，禁止漢人出關。康熙三十四年(1695)規定，內地人民不許在邊外居住。(註五)乾隆五年（1740）規

（註一） 見 Ping-ti Ho, 前引書，頁一四一至一四二。

（註二） 見 Ping-ti Ho, 前引書，頁一六〇至一六一。

（註三） 劉謹之等纂修欽定盛京通志（乾隆四十九年刊本）卷三五。關於晌的面積，西清纂修黑龍江外紀卷四說：「關外田土以晌計，一晌六畝餘。黑龍江亦然。然廣狹長短，大抵約略其數，非如關內以弓步丈量之準。」

（註四） 欽定盛京通志卷三五。

（註五） 乾隆會典則例卷一一四兵部，茲引自羅爾綱前引文。

定，寄居奉天流民，不情願入籍者，定限十年，陸續遣返本籍。十一年(1746)，申禁民人出山海關。十五年（1750）令奉天沿海地方官，多撥官兵稽查，不許內地流民，再行偷越出口。並令山東、江、浙、閩、廣五省督、撫，嚴禁商船，不得夾帶閒人。又山海關、喜峯口，及九處邊門，皆令守邊旗員，沿邊州、縣，嚴行禁阻，杜絕流民。(註一)清廷封禁東北，主要基於兩點原因：一爲經濟上的。東北盛產人參，一向都由滿人專利。如果容許內地人民出關，滿人生計就要受到嚴重損害。一爲文化上的。滿人以武力起家，取得中國政權後仍然想要保存他們固有的尙武傳統。如果容許漢人出關，清廷深恐旗人感染到漢族的奢靡習氣，從而失却原來的立國精神。(註二)可是，儘管清廷一再申禁，關內各省人民爲着謀生而潛往東北的人數仍然日漸衆多，尤其是在饑荒的年歲。例如乾隆十三年（1746）上諭：「本年山東饑民出口者，幾至數萬。」(註三)到乾隆末年，奉天的金、復、蓋三州各屬「咸爲魯人所據。」(註四)既然如此，嘉慶八年(1803)清廷便將禁令部分放寬，規定貧民隻身前往貿易、傭工就食者，由地方官給予證明，到關查驗放行。遇災歉年歲，且可携眷出關，但人數多寡須先報明督、撫，上奏朝廷，取得朝廷的許可。(註五)不過一般說來，嘉慶、道光年間，禁令仍嚴，不許人民私出口外及私墾關外荒地。(註六)東北的完全開放，是在咸豐十年（1860）以後。咸豐十年清廷允許將吉林舒蘭一帶荒地開放人民墾種。(註七)同年黑龍江呼蘭一帶招民墾種。(註八)以後東北各地陸續開放。清廷對於移民至關外墾殖，態度變得愈來愈

（註一）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五八，流寓異地；東華續錄乾隆卷十二，乾隆五年九月丙申；同書乾隆卷二三，乾隆十一年三月甲午。

（註二）見稻葉君山著（楊成能譯）滿洲發達史(康德七年，奉天市)，頁二八七至二九一。

（註三）東華續錄乾隆卷二七，乾隆十三年五月己丑。

（註四）博明鳳城瑣錄，茲引自羅爾綱前引文。

（註五）東華續錄嘉慶卷十五，嘉慶八年五月乙未。

（註六）例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五八，流寓異地，嘉慶十六年諭：「著通諭直隸、山東、山西各督、撫，轉飭各關隘及登、萊沿海一帶地方，嗣後內地民人有私行出口者，各關門務遵照定例，實力查禁。」又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二，道光三十年諭：「(吉林)雙城堡、珠爾山、涼水、夾信溝四處，……毋令流民闌入私墾。」

（註七）李桂林等纂修吉林通志（清光緒十七年刊本）卷四。

（註八）徐宗亮纂輯黑龍江述略（光緒十七年刊本）卷四。

積極。據日人稻葉君山所著滿洲發達史的記載，「(光緒四年，1878) 吉林將軍銘安，設置墾務局，公然引導漢人墾種荒地。」而且清廷「給與通過山海關之客人車馬一切費用，大事招徠焉。」(註一)推究清廷所以改變以往的封禁政策，也不外兩個原因：(1) 自咸豐開始，因爲與太平軍作戰，中央財政困難，東北各地駐防滿兵俸餉不繼。清廷把荒地開放，可向人民取得一筆代價；荒地墾成熟地後，每年又可收取租金。這樣一來，駐防滿洲官兵俸餉有着，中央財政便可減去一大負擔。(2) 自瑷琿條約和中俄北京條約訂立以後，俄人取得黑龍江以北及烏蘇里江以東的廣大土地，清廷開始感到東北空虛，必須改採移民實邊政策，以對付强鄰的侵略野心。咸豐十年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奏請招民試墾的時候，便說明其作用在「藉裕度支，兼杜窺伺。」(註二)清廷對東北移民既然改採鼓勵政策，他方面中國本部自咸豐以後，又戰禍日熾，天災頻仍。因此「直隸、山東游民流徙關外者，趨之如鶩。」(註三)不特如此，甲午戰爭(1894–95)以後，中、俄兩國又在東北境內分別趕築京奉鐵路（在未完成前，稱關內外鐵路）和中東鐵路，需要大量人力；鐵路築成以後，農、工、商、礦各業跟着發展，更能吸引大量的人民。所以清末的東北人口也就急劇而大量的增加起來。

最後，關於清代人口的移動，還有一種很明顯的趨勢，而在表四中沒有顯示出來的，那便是向臺灣和海外的移民。我國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兩省，地狹人稠，山多田少，糧食不足自給，(註四)因此人民多向海外發展。藍鼎元鹿州初集卷三論南洋事宜疏說：「閩、廣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望海謀生，十居五、六。」閩、廣人民向海外發展的目標，一個方向是臺灣，另外一個方向是南洋羣島。雖然清廷因爲恐怕漢人在海上生聚，以貽後日之患，曾經嚴格禁止或限制人民渡臺或出海，(註五)但是兩省

(註一) 見稻葉君山前引書，頁三五七。

(註二) 黑龍江述略卷四。

(註三) 同書卷二。

(註四) 如硃批諭旨第四十五册，雍正四年六月十九日浙、閩總督高其倬奏：「福建自來人稠地狹，食米不敷。」又東華錄雍正卷十，雍正五年二月乙丑廣東巡撫楊文乾奏：「廣東一歲所產米石，即豐收之年，僅足支半年有餘之食。」

(註五) 參看羅爾綱前引文；李裕棠修台灣省通志稿卷四經濟志綜說篇（民國四十七年，台北），頁三三至三七。

人民爲衣食所迫，仍相率偷渡，向海外移殖。關於臺灣方面，沈起元條陳臺灣事宜狀說：「漳、泉內地無籍之民，無田可耕，無工可傭，無食可覓，一到臺地，上之可以致富，下之可以溫飽，一切農工商賈，以及百藝之末，計工授直，比內地率皆倍蓰。」(註一)又趙翼平定臺灣述略說：「其地肥饒，穀歲三熟，閩、粵人爭趨之。」(註二)所以臺灣人口便從十七世紀末的二十萬至二十五萬左右，(註三)增加到一八八七年的三百二十餘萬。(註四)關於南洋方面，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二四呂宋國載：「閩人以其地富饒，商販者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又同書同卷噶喇巴國載：「國朝初年，噶喇巴始與呂宋、蘇祿等通商閩海。閩、廣閒人浮海爲業者，利其土產，率潛處番地，逗遛不返。」到清末僅噶喇巴一地，寄居華僑便不下六十萬人。(註五)根據雷謀（C. F. Remer）的估計，我國海外華僑人數，在一八七一年至一八八四年間約二百萬人，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八年間增加到四百萬人，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三年間更增至七百萬人。(註六)由此可見，有清一代，我國移民臺灣和海外的人數，雖然不像移殖四川、東北那麼多，可是數量也相當可觀。這對於閩、粵二省人口壓力的緩和，是無可懷疑的。

清代各地區間的人口移動，當然不限於以上數點。我們看表四的人口指數欄，從一七六一年到一八五〇年間，除了四川、東北以外，湖北、廣東、雲南三省人口增加速率都遠較全國人口增加率爲大。一八五〇年全國人口指數爲二一七，可是湖北爲四一七，廣東爲四一五，雲南爲三五五，可見這幾省在太平天國革命發生前都很可能從其他地區接納了不少的移民。在湖北方面，漢水流域的開發，更是一件很明顯的事實。(註七)筆者以上所舉數點，不過是特別顯著而持續的趨勢而已。

(註一) 皇朝經世文編卷八四。

(註二) 同上。

(註三) 臺灣省通志稿卷四經濟志綜說篇，頁三三。

(註四) 連橫臺灣通史（民國四十四年，臺北），頁一二二。

(註五) 清史稿邦交志七。

(註六) C. F. Remer, 前引書，p. 220.

(註七) 參看 Ping-ti Ho, 前引書，頁一四九至一五二。

四

綜上所述，我們可將清代二百六十多年的人口變動在後面作概括的歸納。在時間方面，大致可以分爲四個時期：(1) 從十七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末葉爲恢復時期。這個時期在大亂之後，地曠人稀，人口可能恢復得相當的快。不但如此，在這個時期的最後二十年間，由於和平秩序完全恢復，與政府勸墾、恤民政策的實行，經濟漸漸復元，遂奠下了次一時期人口長期上升的基礎。(2) 整個十八世紀大致可稱爲人口迅速增長時期。這個時期人口增加率平均每年約千分之一四・八五。大概在這個世紀的上半我國人口已恢復到一億五千萬，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更增加到三億一千三百餘萬人。我國人口在十八世紀所以能够保持這種長期繼續增加的趨勢，主要由於長期和平與農業生產的增加，而自美洲傳入的農作物如甘薯、玉蜀黍等在我國各地的推廣，對於邊際土地的利用及糧食生產的增加，尤其有莫大的貢獻。此外，工商業的發達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3) 從十八世紀末葉到十九世紀中葉爲人口增加緩和時期。這個時期每年平均人口增加率減爲千分之五・六六，但全國人口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經靠近四億三千萬。我國社會步入這個時期以後，以前的許多有利因素已經消失。田地面積已經沒有多大擴張。國際貿易也由順差轉爲逆差。白蓮教之亂歷時九年，地區擴及五省，人民死亡不知其數。黃河、運河、永定河、漢水又一再泛溢成災。在這種情形下，人口增長率當然要大爲減低。不過，自美洲傳入的農作物的推廣，成績仍然相當可觀，因此使這個時期的人口增加成爲可能。(4) 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到一九一一年清亡爲止，爲人口停滯時期。在這個時期內，我國天災人禍層出不窮。太平天國、捻匪、回亂，都經過十幾年才平定下來。尤其是太平天國革命，戰禍遍及中國本部十六省，全國精華所在的長江下游，如蘇、浙、皖三省，破壞得非常厲害。這次戰亂死亡的人口，據比較保守的估計，也不下二千萬人。在天災方面，有光緒三年 (1877-78) 的晉、陝大旱和饑荒，光緒十三、四年 (1887-88) 的黃河大決，此外其他較小的災害更不可數計。美人洛克希爾 (W. W. Rockhill) 估計十九世紀下半我國因受戰爭及天災影響而死亡的人口有三千三百餘萬，哈柏 (A. P. Happer) 在一八八〇年的估計更高達六千一百萬，可見人民死亡數量的驚人。因此這個時期的人口增

加率即使不是一個負數，也當接近於零。

在空間方面，清代的人口移動大致有三大趨勢：一爲移民四川；一爲移民東北；一爲移民臺灣和南洋羣島。在這些區域內，當地土著不多，人口相對的稀少，自然資源相對的豐富，所以能够大量吸收其他地區的移民。而且由於地理形勢的關係，往四川的移民以湖廣（湖北與湖南）及陝西人民爲主；往東北的，以山東、直隸兩省人民爲主；往臺灣和南洋各地的，以福建、廣東兩省人民爲主。

我們在分析清代人口變動的趨勢以後，可以發見十八、九世紀之交的中國，在不變的生產技術和有限的自然資源的情況下，人口的增加顯然已經達到了飽和點。說到這裏，我們如果把同時期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的人口變動情形拿來比較一下，中國人口過剩的嚴重情況更可以明顯的表現出來。在一七九〇年，中國人口已經超過三億（見附錄），其後到了一八五〇年更增加到將近四億三千萬人。但土地面積約爲中國三分之二而自然資源遠較中國豐富的美國，在一七九〇年的人口不過三百九十萬人，其後到了一八五〇年也只增加到二千三百萬人而已。(註一)根據這種比較，我們可以想見，馬爾薩斯的陰影，早就籠罩着大部分的中國。

說到緩和人口壓力的方法，主要的約有兩種：一種爲移民；另一種爲工業化。前者可使過剩人口在國內移殖到地廣人稀的省份去開發資源，或到海外去謀生。後者可以改進生產技術，提高各生產因素 (Factors of production) 的生產力，及增加投資數量，以便爲過剩人口創造就業機會，或提高國民所得水準。如上所述，清代有些人口過剩的省份，已經有不少人口移殖到四川、東北、臺灣或南洋各地。這對於當日人口壓力的緩和，當然曾經發生過多少作用。可是，在工業化方面，中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雖然已經開始努力，但因爲資本積累的不够，協定關稅的束縛，「官督商辦」政策的影響，以及其他原因，結果並不怎樣成功。因此中國的人口壓力始終存在，其過剩人口並沒有得到較好的就業機會，更談不到所得水準的提高。

(註一) F. A. Shannon, *America's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1940, p. 136.

附　錄

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統計表 (1)

1786—1898

單位：千人

地區	乾隆51年(1) 1786	乾隆52年(1) 1787	乾隆53年(2) 1788	乾隆54年(2) 1789	乾隆55年(3) 1790	乾隆56年(3) 1791
總計	291,103	292,430	294,854	297,718	301,488	304,353
奉天	807	811	819	825	831	837
吉林	148	150	152	155	156	157
直隸	22,819	22,957	23,072	23,272	23,497	23,697
安徽	28,826	28,918	29,043	29,205	29,367	29,564
江蘇	31,142	31,427	31,732	32,056	32,377	32,710
江西	19,008	19,156	19,347	19,683	19,854	20,006
浙江	21,473	21,719	21,969	22,233	22,522	22,829
福建	12,809	12,020	12,121	12,235	13,298	13,398
湖北	18,556	19,019	19,496	19,926	20,401	20,872
湖南	16,068	16,165	16,262	16,348	16,450	16,556
山東	22,479	22,565	22,759	23,066	23,359	23,599
河南	20,907	21,036	21,133	21,255	21,363	21,496
山西	13,190	13,232	13,268	13,307	13,346	13,387
陝西	8,390	8,403	8,448	8,455	8,461	8,491
甘肅	15,159	15,162	15,164	15,166	15,169	15,172
巴里坤烏魯木齊	112	114	117	121	122	124
四川	8,429	8,567	8,713	8,926	9,184	9,489
廣東	15,923	16,014	16,112	16,218	16,337	16,450
廣西	6,294	6,376	6,454	6,531	6,593	6,647
雲南	3,413	3,461	3,510	3,565	3,624	3,689
貴州	5,151	5,158	5,163	5,170	5,177	5,183

資料來源：(1) 據乾隆52年戶部彙題各省民數穀數清册*(存故宮，原册963號)**。案是年戶部題本不存，而乾隆52年題本則將是年數目列入以資比對，故得據以載入。本表以下，每遇前一年題本不存，即據後一年題本所列比對之數字以著錄前一年之數字。

(2) 據乾隆54年戶部清册，(964號)。

(3) 據乾隆56年戶部清册，(965號)。

編者註：*以下簡稱戶部清册，**以下僅寫號數。

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統計表 (2)

單位：千人

地區	嘉慶24年 (1) 1819	嘉慶25年 (1) 1820	道光10年 (2) 1830	道光11年 (2) 1831	道光12年 (3) 1832	道光13年 (4) 1833
總計	?	?	394,784	395,821	397,133	398,941
奉天	1,674	1,730	2,114	2,125	2,135	2,144
吉林	330	330	322	323	322	323
直隸	?	?	22,063	22,136	21,480	22,200
安徽	34,925	35,065	36,891	37,064	37,075	37,103
江蘇	39,274	39,510	41,399	41,554	41,605	41,707
江西	23,575	23,652	24,463	24,467	24,468	24,478
浙江	27,313	27,411	28,071	28,080	28,174	28,301
福建	15,942	16,067	17,459	17,573	17,635	17,781
湖北	28,807	29,063	31,470	31,614	31,749	31,935
湖南	18,892	18,929	19,523	19,535	19,547	19,565
山東	29,355	29,522	30,874	30,356	31,124	30,810
河南	23,561	23,598	23,661	23,662	23,664	23,665
山西	14,325	14,352	14,658	14,678	14,696	14,714
陝西	11,963	11,976	11,965	12,021	12,025	11,964
甘肅	15,320	15,329	15,365	15,368	15,371	15,374
巴里坤烏魯木齊	182	184	207	205	207	209
四川	25,665	26,259	32,172	32,776	33,392	34,034
廣東	21,392	21,558	22,662	22,778	22,895	23,019
廣西	7,411	7,423	7,515	7,524	7,533	7,542
雲南	6,009	6,067	6,553	6,603	6,654	6,688
貴州	5,347	5,352	5,377	5,379	5,382	5,385

資料來源：(1) 據嘉慶25年戶部清册 (966號)。
(2) 據道光11年戶部清册 (967號)。
(3) 據道光12年戶部清册 (968號)。
(4) 據道光13年戶部清册 (969號)。

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統計表 (3)

單位：千人

地區	道光14年 (1) 1834	道光15年 (2) 1835	道光16年 (3) 1836	道光17年 (4) 1837	道光18年 (5) 1838	道光19年 (6) 1839
總計	401,009	403,051	404,601	416,985	409,039	410,853
奉天	2,152	2,163	2,173	2,183	2,194	2,203
吉林	323	323	323	324	323	323
直隸	22,266	22,223	22,405	22,665	22,743	22,589
安徽	37,142	37,172	37,186	37,245	37,317	37,359
江蘇	41,836	42,016	42,165	42,305	42,445	42,575
江西	24,478	24,480	24,482	24,485	24,490	24,493
浙江	28,394	28,537	28,661	28,761	28,858	28,932
福建	17,873	18,106	18,196	18,348	18,450	18,597
湖北	32,139	32,337	32,524	32,697	32,869	33,041
湖南	19,601	19,634	19,686	19,727	19.777	19,822
山東	31,316	31,435	31,493	31,534	31,649	31,763
河南	23,668	23,670	23,671	23,672	23,768	23,769
山西	14,730	14,807	14,824	14,841	14,858	14,875
陝西	11,871	11,957	11,932	11,941	11,951	11,973
甘肅	15,377	15,379	15,392	15,395	15,398	15,402
巴里坤烏魯木齊	212	216	219	222	224	228
四川	34,654	35,259	35,868	36,485	37,103	37,712
廣東	23,306	23,604	23,904	34,297	24,763	25,203
廣西	7,553	7,563	7,575	7,588	7,602	7,617
雲南	6,730	6,777	6,526	6,871	6,916	6,971
貴州	5,388	5,393	5,396	5,399	5,341	5,406

資料來源：(1) 據道光14年戶部清册 (970號)。

(2) 據道光16年戶部清册 (972號)。案是年直隸造報人口爲 20,938 千人，中缺香河等七州縣未造報，至道光20年補報，該七州縣共 1,285 千人，故是年直隸人口實數爲 22,223千人。再，是年原册全國人口總數本爲 401,767千人，今將補報之數加上，故實爲 403,052千人。以下各年份遇有同樣情形者均如此，不再一一註明。

(3) 據是年戶部清册。

(4) 據道光17年戶部清册 (973號)。案是年直隸造報人口爲 21,604 千人，中缺樂亭等五州縣未造報，至道光20年補報，該五州縣共 1,061 千人，故是年直隸人口實數爲 22,665千人。

(5) 據道光18年戶部清册 (974號)。

(6) 據道光19年戶部清册 (975號)。

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統計表 (4)

單位：千人

地區	道光20年 (1) 1840	道光21年 (2) 1841	道光22年 (3) 1842	道光23年 (4) 1843	道光24年 (5) 1844	道光25年 (6) 1845
總計	412,817	413,458	416,120	417,240	419,439	421,345
奉天	2,213	2,222	2,232	2,242	2,458	2,484
吉林	324	324	324	325	325	326
直隸	22,646	22,677	22,769	22,508	22,739	22,859
安徽	37,386	37,407	37,449	37,471	37,500	37,514
江蘇	42,730	42,890	43,033	43,180	43,339	43,476
江西	24,498	24,502	24,505	24,508	24,509	24,510
浙江	28,909	27,539	29,046	29,155	29,257	29,391
福建	18,728	18,925	19,032	19,140	19,272	19,389
湖北	33,196	33,306	33,233	33,303	33,366	33,420
湖南	19,891	19,962	20,032	20,096	20,169	20,360
山東	31,876	31,991	32,077	32,198	32,326	32,448
河南	23,770	23,771	23,771	23,772	23,772	23,773
山西	14,892	14,927	14,946	14,966	14,986	15,008
陝西	11,977	12,011	12,020	12,010	12,020	12,037
甘肅	15,405	15,409	15,412	15,415	15,418	15,421
巴里坤烏魯木齊	232	235	239	242	246	250
四川	38,338	38,951	39,397	39,843	40,618	41,228
廣東	25,744	26,287	26,415	26,613	26,802	27,072
廣西	7,633	7,649	7,668	7,689	7,712	7,735
雲南	7,019	7,061	7,106	7,146	7,185	7,221
貴州	5,410	5,412	5,414	5,418	5,420	5,423

資料來源：(1) 據道光20年戶部清册 (976號)。

(2) 據道光21年戶部清册 (977號)。

(3) 據道光22年戶部清册 (978號)。案是年浙江造報人口爲 27,615千人，中缺鄞縣、鎮海縣、定海廳。至道光23年補報鄞縣、鎮海二縣共 1,431千人，故是年浙江人數除定海廳未補報外共爲 29,046千人。

(4) 據道光23年戶部清册 (979號)。案是年福建臺灣人口未造報。

(5) 據道光24年戶部清册 (980號)。案是年浙江定海廳、福建臺灣府人口未造報。

(6) 據道光25年戶部清册 (981號)。案是年浙江定海廳、福建臺灣府人口未造報。

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統計表 (5)

單位：千人

地區	道光26年 (1) 1846	道光27年 (2) 1847	道光28年 (3) 1848	道光29年 (4) 1849	道光30年 (5) 1850	咸豐1年 (6) 1851
總計	423,120	425,107	426,928	428,422	429,932	431,896
奉天	2,503	2,520	2,538	2,554	2,571	2,582
吉林	326	326	326	327	327	327
直隸	22,940	23,028	23,270	23,365	23,401	23,455
安徽	37,533	37,553	37,572	37,592	37,611	37,631
江蘇	43,630	43,814	43,966	44,095	44,155	44,303
江西	24,510	24,511	24,512	24,513	24,515	24,516
浙江	29,564	29,796	29,894	29,968	30,027	30,107
福建	19,529	19,644	19,768	19,876	19,987	20,099
湖北	33,475	33,539	33,607	33,674	33,738	33,810
湖南	20,440	20,504	20,540	20,576	20,614	20,648
山東	32,564	32,701	32,847	32,996	33,127	33,266
河南	23,773	23,925	23,926	23,927	23,927	23,928
山西	15,031	15,056	15,078	15,103	15,131	15,693
陝西	12,039	12,071	12,084	12,094	12,107	12,010
甘肅	15,424	15,428	15,431	15,434	15,437	15,440
巴里坤烏魯木齊	255	253	256	264	274	278
四川	41,837	42,454	43,065	43,575	44,164	44,752
廣東	27,312	27,496	27,707	27,899	28,182	28,389
廣西	7,756	7,778	7,799	7,815	7,827	7,823
雲南	7,254	7,283	7,313	7,342	7,376	7,403
貴州	5,425	5,427	5,429	5,432	5,434	5,436

資料來源：(1) 據道光26年戶部清册 (982號)。案是年浙江定海廳、福建臺灣府人口未造報。

(2) 據道光27年戶部清册 (983號)。案是年福建臺灣人口未造報。浙江造報人口爲29,628千人，中缺定海廳，至道光29年補報168千人，故是年浙江人口實數爲29,796千人。

(3) 據道光28年戶部清册 (984號)。案是年福建臺灣府人口未造報。是年浙江造報人口 29,702 千人，中缺定海廳，至道光29年補報共192千人，故是年浙江人口實爲29,894千人。

(4) 據道光29年戶部清册 (986號)。案是年福建臺灣府人口未造報。是年甘肅省人口數至咸豐元年始補報。

(5) 據道光30年戶部清册 (989號)。案是年福建臺灣府人口未造報。是年甘肅省人口數至咸豐元年始補報。

(6) 據咸豐元年戶部清册 (988號)。案是年福建臺灣府人口未造報。又是年人口總數，照各省總和爲431,894千人，而原册上所載總數爲432,164千人，多出27萬人。

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統計表 (6)

單位：千人

地區	咸豐2年(1) 1852	咸豐3年(2) 1853	咸豐4年(3) 1854	咸豐5年(4) 1855	咸豐6年(5) 1856	咸豐7年(6) 1857
總計	?	?	?	?	?	?
奉天	2,725	2,737	2,751	2,764	2,776	2,787
吉林	327	328	327	327	327	328
直隸	23,492	22,867	22,940	22,975	22,813	23,032
安徽	37,650	?	?	?	?	?
江蘇	44,494	?	?	?	?	?
江西	24,517	24,519	23,878	23,878	12,376	9,840
浙江	30,176	30,289	30,400	30,469	30,542	30,596
福建	20,211	20,314	20,401	20,509	20,574	20,687
湖北	?	?	?	?	?	?
湖南	?	20,700	20,725	20,754	20,783	20,812
山東	33,406	33,500	33,619	33,685	33,767	34,017
河南	23,928	23,929	23,930	23,930	?	?
山西	15,892	15,921	15,957	15,992	16,016	16,049
陝西	12,038	12,048	12,059	12,064	12,028	12,009
甘肅	15,443	15,446	15,451	15,454	15,458	15,462
巴里坤烏魯木齊	283	288	292	297	302	310
四川	45,341	45,930	46,523	47,115	47,708	48,301
廣東	28,581	28,732	28,890	29,034	29,102	29,139
廣西	7,808	7,785	7,775	7,774	5,164	?
雲南	7,430	7,456	7,488	7,522	?	?
貴州	5,437	5,439	5,441	4,299	4,301	4,302

資料來源：(1) 據咸豐2年戶部清册 (991號)。案是年江蘇省人口係至咸豐5年始補報。巴里坤烏魯木齊人口係至咸豐4年始補報。又是年廣西全州、永安州人口未造報。

(2) 據咸豐3年戶部清册 (992號)。案是年福建省人口係至咸豐5年始補報。巴里坤烏魯木齊人口係至咸豐4年始補報。又是年廣西全州、永安州人口未造報。

(3) 據咸豐4年戶部清册 (994號)。案是年福建省人口係據咸豐8年補報5年份人數所載4年份數字著錄。巴里坤烏魯木齊人口係至咸豐5年始補報。

(4) 據咸豐5年戶部清册 (995號)。案是年貴州人口係至咸豐7年補報。福建、巴里坤烏魯木齊人口係至咸豐8年補報。

(5) 據咸豐7年戶部清册 (997號)。案是年福建人口係至咸豐9年補報。巴里坤烏魯木齊人口係至咸豐8年補報。廣西、貴州人口係於咸豐7年補報。又是年廣西人數，僅係永寧等14州、臨桂等31縣人數，其他各州縣未造報。再是年册載奉天等12省人數共275,118千人，今案此12省人口總數實爲243,696千人，加上補報的福建等4省共爲274,037千人，册載有誤。

(6) 據同上。案是年福建人數係至咸豐10年補報。巴里坤烏魯木齊、貴州人口係至咸豐8年補報。又案是年江西人數僅係南昌等29州縣人數，其他州縣未造報。

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統計表 (7)

單位：千人

地區	咸豐8年(1) 1858	咸豐9年(2) 1859	咸豐10年(3) 1860	咸豐11年(4) 1861	同治1年(5) 1862	同治2年(6) 1863
總計	?	?	?	?	?	?
奉天	2,798	2,808	2,818	2,827	2,835	?
吉林	328	329	329	330	330	331
直隸	974	979	987	995	995	996
安徽	?	?	?	?	?	?
江蘇	?	?	?	?	?	?
江西	24,486	24,485	?	24,487	24,488	24,489
浙江	30,330	30,399	19,213	?	?	?
福建	20,739	?	20,968	21,074	21,174	21,273
湖北	30,570	30,815	31,063	31,222	31,372	31,526
湖南	20,841	20,867	20,940	20,990	20,992	20,995
山東	34,143	34,292	34,346	34,106	34,117	34,244
河南	23,932	23,932	23,933	23,933	23,933	23,934
山西	16,088	16,123	16,199	16,242	16,286	16,324
陝西	11,968	11,986	11,997	11,973	?	?
甘肅	15,465	15,468	15,470	15,473	15,476	?
巴里坤烏魯木齊	?	?	?	?	?	?
四川	48,894	49,487	50,080	50,673	51,266	51,859
廣東	29,108	29,178	29,204	29,228	29,242	29,261
廣西	?	?	?	?	?	?
雲南	?	?	?	?	?	?
貴州	3,965	?	4,344	4,411	4,085	?

資料來源：(1) 據咸豐8年戶部清册（998號）。案是年福建人口係至咸豐11年補報。又案是年直隸人數僅係承德一府造報。貴州八寨等21廳州縣未報。再自是年起至光緒24年止，直隸人口均止承德一府造報。

(2) 據咸豐9年戶部清册(1000號)。

(3) 據咸豐10年戶部清册(1003號)。案是年福建人口係至同治2年補報。又案是年浙江仁和等29州縣因戰事未造報。貴州都匀、鎮遠2府、八寨18廳州縣亦因戰事未造報。

(4) 據咸豐11年戶部清册(1004號)。案是年福建人口係至同治3年補報。又案是年貴州都匀、鎮遠2府、八寨17廳州縣因戰事未造報。

(5) 據同治元年戶部清册（1006號）。案是年福建人口係至同治4年補報。又案是年貴州興義、都匀、鎮遠3府、並普安等22廳州縣、古州等10衞人口因戰事未造報。

(6) 據同治2年戶部清册(1008號)。

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統計表 (8)

單位：千人

地區	同治3年(1) 1864	同治4年(2) 1865	同治5年(3) 1866	同治6年(4) 1867	同治7年(5) 1868	同治8年(6) 1869
總計	?	?	?	?	?	?
奉天	2,858	2,874	2,888	2,902	2,922	2,937
吉林	331	331	332	333	333	334
直隸	999	715	716		716	716
安徽	?	?	?	?	?	?
江蘇	?	?	?	?	?	?
江西	24,487	24,489	24,491	24,493	24,496	24,498
浙江	?	?	6,378	6,403	6,430	6,453
福建	19,236	19,347	?	19,600	19,745	19,897
湖北	31,667	31,809	31,920	32,026	32,113	32,202
湖南	20,996	20,996	20,997	20,997	20,998	20,998
山東	34,343	34,497	34,598	34,665	34,717	34,780
河南	23,934	23,935	23,935	23,936	23,936	23,937
山西	16,154	16,186	16,218	16,248	16,282	16,309
陝西	?	?	?	?	?	?
甘肅	?	?	?	?	?	?
巴里坤烏魯木齊	?	?	?	?	?	?
四川	52,452	53,045	44,729	45,322	45,915	46,509
廣東	29,286	29,295	29,301	29,311	29,322	29,338
廣西	?	?	?	?	?	?
雲南	?	?	?	?	?	?
貴州	?	3,178	?	?	?	?

資料來源：(1) 據同治3年戶部清册(1010號)。

(2) 據同治4年戶部清册(1012號)。案是年直隸承德府人口及貴州人口係至同治5年補報，福建人口係至同治9年補報。又案是年貴州人口祇係貴陽7府、仁懷等4廳、歸化、水城2通判、定番等8州、永寧等17縣、大塘、羅斛2州判民數，其大定等府廳州因戰事未造報。

(3) 據同治5年戶部清册(1013號)。

(4) 據同治6年戶部清册(1015號)。案是年福建人口係至同治11年補報。

(5) 據同治7年戶部清册(1017號)。案是年福建人口係至同治11年補報。

(6) 據同治8年戶部清册(1019號)。案是年福建人口係至同治11年補報。

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統計表 (9)

單位：千人

地區	同治9年 (1) 1870	同治10年 (2) 1871	同治11年 (2) 1872	同治12年 (3) 1873	同治13年 (4) 1874	光緒1年 (5) 1875
總計	?	?	?	?	?	?
奉天	2,952	2,969	2,982	3,003	3,019	3,037
吉林	334	335	336	336	337	338
直隸	717	718	719	719	721	721
安徽	?	?	?	?	?	?
江蘇	?	?	?	?	19,823	19,941
江西	24,500	24,502	24,505	24,507	24,509	24,512
浙江	6,468	6,483	6,643	6,982	10,843	11,361
福建	20,053	20,211	20,376	20,636	20,649	21,036
湖北	32,289	32,380	32,469	32,561	32,650	32,754
湖南	20,998	20,999	20,999	20,999	21,000	21,000
山東	34,890	34,985	35,100	35,219	35,338	35,463
河南	23,938	23,939	23,940	23,941	23,942	23,942
山西	16,329	16,392	16,360	16,384	16,394	16,405
陝西	?	?	?	?	?	?
甘肅	?	?	?	?	?	?
巴里坤烏魯木齊	?	?	?	?	?	?
四川	55,454	56,403	57,393	58,344	59,396	60,448
廣東	29,489	29,507	29,523	29,545	29,558	29,572
廣西	?		?	?	?	?
雲南	?	?	?	?	?	?
貴州	3,287	3,289	3,292	3,957	4,171	4,484

資料來源：(1) 據同治9年戶部清册(1020號)。案是年奉天人口係至光緒元年補報，福建人口係至同治11年補報。又案是年及同治10年、11年貴州興義、都匀、鎮遠3府、八寨等27廳州縣未造報。

(2) 據同治11年戶部清册(1021號)。

(3) 據同治12年戶部清册(1022號)。

(4) 據光緒元年戶部清册(1023號)。案是年貴州興義、都匀、鎮遠3府、八寨20廳州未造報。

(5) 據同上。案是年福建人口係至光緒2年始補報。又是年貴州都匀、鎮遠2府、八寨等16廳州未造報。

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統計表 (10)

單位：千人

地區	光緒2年(1) 1876	光緒3年(2) 1877	光緒4年(3) 1878	光緒5年(4) 1879	光緒6年(5) 1880	光緒7年(6) 1881
總計	?	?	?	?	?	?
奉天	3,054	3,793	4,068	4,134	4,176	4,208
吉林	338	339	340	345	?	342
直隸	723	723	724	724	724	725
安徽	?	?	?	?	?	?
江蘇	20,058	20,188	20,324	20,463	20,644	20,784
江西	24,515	24,518	24,521	24,525	24,527	?
浙江	11,414	11,466	11,500	11,541	11,558	11,572
福建	21,130	21,238	21,439	21,647	?	22,276
湖北	32,859	32,950	33,037	33,122	33,206	33,285
湖南	21,000	21,001	21,002	21,002	21,002	21,002
山東	35,567	35,657	35,731	35,902	35,998	36,095
河南	23,943	23,944	22,114	22,115	22,115	22,115
山西	16,419	16,433	15,557	15,569	14,587	14,349
陝西	?	?	?	?	?	?
甘肅	?	?	?	?	?	?
巴里坤烏魯木齊	?	?	?	?	?	?
四川	61,500	62,451	63,503	64,560	65,611	66,662
廣東	29,592	29,614	29,632	29,651	29,672	29,695
廣西	?	?	?	?	?	?
雲南	?	?	?	?	?	?
貴州	4,487	4,490	4,493	4,608	4,739	?

資料來源：(1) 據光緒2年戶部清册(1024號)。案是年福建人口係至光緒3年補報。又案是年貴州都匀、鎮遠2府、八寨等14廳州未造報。

(2) 據光緒3年戶部清册(1025號)。案是年福建人口係至光緒4年補報。又案是年貴州都匀、鎮遠2府、八寨等7廳州縣未造報，下年度同。

(3) 據光緒4年戶部清册(1026號)。案是年吉林、福建人口係至光緒5年補報。

(4) 據光緒5年戶部清册(1027號)。案是年吉林、福建人口係至光緒6年補報。又案是年貴州都匀1府、八寨等13廳州未造報。

(5) 據光緒6年戶部清册(1028號)。案是年貴州僞全省造報人口，以後貴州所造報人口均僞全省數。

(6) 據光緒8年戶部清册(1029號)。

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統計表 (11)

單位：千人

地區	光緒8年 (1) 1882	光緒9年 (2) 1883	光緒10年 (3) 1884	光緒11年 (4) 1885	光緒12年 (5) 1886	光緒13年 (6) 1887
總計	?	?	?	?	?	?
奉天	4,243	4,284	4,323	4,369	4,409	4,451
吉林	398	402	414	149	448	449
直隸	726	726	725	725	726	727
安徽	?	?	?	?	?	?
江蘇	20,905	21,026	21,161	21,260	21,347	21,409
江西	24,534	24,538	24,541	24,541	24,554	24,559
浙江	11,589	11,606	11,637	11,685	11,691	11,703
福建	22,676	?	23,503	?	24,345	24,740
湖北	33,365	33,438	33,519	33,600	33,682	33,763
湖南	21,003	21,003	21,004	21,005	21,006	21,006
山東	36,248	36,355	36,454	36,546	36,631	36,694
河南	22,116	22,106	22,117	22,117	22,117	22,118
山西	12,211	10,744	10,909	10,793	10,847	10,658
陝西	?	?	8,094	8,277	8,396	8,404
甘肅	?	?	?	?	?	?
巴里坤烏魯木齊	?	?	?	?	?	?
四川	67,713	68,969	70,021	71,074	72,126	73,179
廣東	29,706	29,717	29,753	29,740	29,751	29,763
廣西	?	?	?	?	?	?
雲南	?	?	?	?	?	?
貴州	?	?	?	?	4,804	4,807

資料來源：(1) 據光緒8年戶部清册(1029號)。案是年吉林、福建人口係至光緒9年補報。
(2) 據光緒9年戶部清册(1030號)。案是吉林人口係至光緒10年補報。
(3) 據光緒10年戶部清册(1033號)。案是年吉林、福建人口係至光緒11年補報。
(4) 據光緒11年戶部清册(1034號)。
(5) 據光緒13年戶部清册(1036號)。
(6) 據同上。案是年吉林、福建人口係至光緒14年補報。

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統計表 (12)

單位：千人

地區	光緒14年 (1) 1888	光緒15年 (2) 1889	光緒16年 (3) 1890	光緒17年 (4) 1891	光緒18年 (5) 1892	光緒19年 (6) 1893
總計	?	?	?	?	?	?
奉天	4,490	4,538	4,566	4,617	4,665	4,725
吉林	448	420	480		551	626
直隸	728	729	729	551	731	732
安徽	?	?	?	?	?	?
江蘇	21,472	21,532	21,584	21,643	21,741	21,852
江西	24,567	24,570	24,574	24,579	24,584	24,593
浙江	11,720	11,745	11,774	11,792	11,812	11,825
福建	24,849	24,934	25,007	?	25,159	25,235
湖北	33,836	33,912	33,994	34,112	34,159	34,254
湖南	21,007	21,008	21,008	20,935	21,009	21,009
山東	36,817	36,859	36,984	37,096	37,151	37,279
河南	22,118	22,119	22,119	22,119	22,120	22,120
山西	10,984	11,034	11,059	11,071	?	10,912
陝西	8,405	8,405	8,407	8,413	8,422	8,431
甘肅	?	?	?	?	?	?
巴里坤烏魯木齊	?	?	?	?	?	?
四川	74,231	75,283	76,336	76,336	77,388	78,441
廣東	29,774	29,786	29,800	29,811	29,826	29,839
廣西	7,509	?	?	?	?	?
雲南	?	?	?	?	?	?
貴州	4,811	4,816	4,821	4,827	4,831	4,836

資料來源：(1) 據光緒14年戶部清册(1037號)。案是年吉林、福建、廣西人口係至光緒15年補報。
(2) 據光緒15年戶部清册(1039號)。案是年吉林、福建人口係至光緒16年補報。
(3) 據光緒16年戶部清册(1040號)。案是年吉林、福建人口係至光緒17年補報。
(4) 據光緒17年戶部清册(1043號)。
(5) 據光緒19年戶部清册(1044號)。
(6) 據同上。是年吉林、福建人口係至光緒20年補報，山西人口係至光緒21年補報。

清代乾、嘉、道、咸、同、光六朝人口統計表 (13)

單位：千人

地區	光緒20年 (1) 1894	光緒21年 (2) 1895	光緒22年 (3) 1896	光緒23年 (4) 1897	光緒24年(5) 1898
總計	?	?	?	?	?
奉天	3,082	2,404	?	4,957	4,643
吉林	626	638	632	779	?
直隸	767	836	837	735	736
安徽	?	?	?	?	?
江蘇	21,974	22,085	22,228	22,336	22,390
江西	24,599	24,604	24,608	24,613	24,617
浙江	11,843	11,852	11,866	11,884	11,900
福建	25,630	26,026	?	26,833	?
湖北	34,340	34,427	34,518	34,614	34,716
湖南	21,010	21,011	21,011	21,012	21,174
山東	37,438	37,476	37,593	37,714	37,789
河南	22,121	22,121	22,121	22,122	22,123
山西	11,051	11,104	11,191	11,493	11,531
陝西	8,473	8,495	8,510	8,547	8,592
甘肅	?	?	?	?	?
巴里坤烏魯木齊	?	?	?	?	?
四川	79,493	80,546	82,811	83,780	84,749
廣東	29,852	29,866	29,881	29,897	29,900
廣西	?	?	?	?	?
雲南	?	?	?	?	?
貴州	4,841	4,845	4,850	4,854	4,859

資料來源：(1) 據光緒20年戶部清册(1047號)。案是年福建人口係至光緒21年補報。

(2) 據光緒21年戶部清册(1049號)。案是年吉林、福建人口係至光緒22年補報。

(3) 據光緒22年戶部清册(1051號)。

(4) 據光緒24年戶部清册(1052號)。

附註：(1) 附錄資料係轉錄自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一九五五年八月）附錄，頁三六二至三七四。

(2) 表中道光十七年(1837)廣東人口數字爲34,297千人，顯然是24,297千人之誤。如果根據後一數字，該年人口應共爲406,985千人。按東華續錄道光卷三六，道光十七年人口爲405,923,174人。但缺直隸樂亭等五州縣未報。到道光二十年補報，該五州縣共1,061千人，所以道光十七年人口約共爲406,984,174人。參考羅爾綱太平天國革命前的人口壓迫問題（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八卷一期，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南京）附錄。